

契夫劇集
訶戲選五

櫻
桃
園

文生生活出版社刊

譯文叢書

契訶夫戲劇選集

瀚濤譯

櫻

櫻

園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版初月七年九十二國民華中
版三月二年八十三國民華中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許 不

者 行 發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號 八 弄 一 路 鹿 鉅 海 上
號 五 四 一 路 國 民 慶 重

者 刷 印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集 選 劇 戲 夫 訶 契

園 桃 櫻

譯 濤 滿

分 五 角 七 圓 金 價 定

人物

明涅夫絲加亞柳薄夫·安德列夫娜

女地主。

安娜

其女，年十七歲。

薩喀

某養女，年二十二歲。

夏耶夫，列昂尼·安德列維奇。

明涅夫絲加亞之兄。

亞伯興，葉莫拉查·亞列克舍支

商人。

特羅菲莫夫，彼得·謝爾該維支

學生。

西佛翁諾夫 || 畢希柴克 (雙姓)

鮑利斯·鮑利索維支

地主。

夏洛達·伊房諾夫娜 家庭女教師。

葉瑟霍獨夫，謝棉·潘節列維支 事務員。

董孀沙 使女。

費爾司 老僕，年八十七歲。

雅沙 年青的僕人。

流浪者

火車站站長

郵政局職員

來賓及聽差多人

地點

期望未絲加亞的領地

第一幕

一間至今尚被叫做育兒室的房間。有門通安爐的臥室。破曉，太陽即將升起。時序已是五月，櫻桃樹盛開着，但園中很冷，有晨霜。房間裏的窗戶緊閉着。董明沙手持煙燭，陸伯興手持書本同上。

陸 謝天謝地，火車總算到了。幾點鐘啦？

董 快兩點了。（吹滅蠟燭）天已經亮了。

陸 火車誤了多久？至少兩個鐘頭。（打哈欠，伸懶腰）真在我的，鬧了多大的笑話！我上這兒來，專爲到火車站接他們去，可是一下子，不知不覺睡着了……坐着，就睡着了。糟糕……你要叫醒我就好了。

董 我以爲您已經走了呢。(傾聽)這會兒好像是他們來了。

陸 (傾聽)不……他們先得去領行李，辦許多別的事……(略停)柳薄夫·安德列夫娜在外國待了五個年頭，不知道她現在變成什麼樣兒啦？……她人真好。又快，又直心眼兒。我記得，那時候我是一個十五歲的小孩子，我去世了的爹——他從前在這兒村子裏開一家小舖子——他有一次用拳頭打在我臉上，把鼻子給打出血來了……那天不知道爲了什麼，我們會到這邊院子裏來的，他喝醉了酒。我現在記得，柳薄夫·安德列夫娜那時還年輕着呢，人長得瘦瘦的，她把我領到洗手架子前面，就在這間屋裏，這間育兒室裏。她對我說：『別哭啦，小鄉下佬，到你成家的時候傷就會好的……』(略停)小鄉下佬……我父親的確是一個鄉下佬，可是我現在穿起了白的坎肩，黃的皮鞋。這叫做：抱了豬頭上麵包房……我這會兒才算發了財，攢了一大堆的錢，可是仔細一想，鬧了歸齊，還是一個地道鄉下佬……(掀翻書頁)書，讀歸讀，可什麼也讀不通。讀着讀着，不知不覺就睡着了。(略停)

董 那些狗整夜沒睡覺，知道主人們快回來了。

陸 董媽沙，你怎麼這麼的……。

董 手發抖，渾身不得勁兒。

陸 董媽沙，你太嬌養了。穿得像一位小姐，頭髮的式樣也差不多。這是不行的，你應該記得你的身份才是。

〔董媽沙丟失手持花束上；他穿一件粗布表，一雙顯得閃亮的長筒靴，走起路來嘎吱嘎吱響；一走進來便失手把花束墜在地上。〕

葉 (拾起花束) 這是蘭丁送來的，他叫供在飯廳裏。(將花束交給董媽沙)

陸 順便給我拿一瓶喀瓦斯●來。

董 是。(下)

葉 現在外邊下霜了，天氣冷到三度，櫻桃倒全開了。我可不能恭維我們這兒的天氣。(兼惠) 不盡夠。冷熱都不合時節。葉莫拉衣·亞利克舍支，讓我告訴你，兩天以前

我買了一雙長筒靴，這雙靴子可真夠瞧的，我敢向您擔保，牠們嘎吱嘎吱響得實在叫我心裏起膩。應該擦什麼油呢？

陸 走開。我聽得膩煩了。

葉 我每天總得碰上一些倒楣事。可是我決不怨天尤人，我過慣了，簡直會發笑。

〔董孀沙將喀瓦斯交給陸伯興。〕

葉 我走了。（一下子碰在椅子上，椅子倒地）瞧……（作得意狀）瞧吧，姑置其他於不論，單說現在，我就有多麼倒楣……簡直糟透了！（下）

董 葉莫拉衣·亞列克舍支，說實話，葉瑟霍獨夫已經向我求過婚了。
陸 啊！

董 這可真叫我爲難死了，我不知道應該怎麼辦纔好……他是一個老實穩重的人，不過有的時候，說起話來，人家聽不懂他。說得那麼好聽，那麼感動人，只是意思很難了解。我愛他愛得不得了。他也愛我愛得有點神魂顛倒。他是一個倒楣蛋兒，每天總得

碰上前什麼。我們管他叫「二十二個不走運」……

陸 (傾聽) 許是他們來了吧……

董 來了！我怎麼啦？……渾身覺得發冷。

陸 真的來了。我們出去迎接吧。她還認得我不？五年沒見面了。

董 (心神不定) 我要昏倒了……哎，昏倒了！

(聽得見兩輛馬車行近邸宅的聲音。隨伯與董爾沙急下。舞台上一個人也不見。那室裏開始起了一陣喧嘩。隨爾爾拄着柺杖，急忙走過舞台，他剛去接了柳澤夫。安德列夫娜回來；穿一身舊式的號衣，戴一頂高帽子；嘴裏只顧囁嚅咕嚕，自己對自己喃喃着，但一個字也聽不清楚。後台的喧嘩聲越來越響。有人說：「打道邊走！」)

柳澤夫·安德列夫娜·安爾·夏洛達用鏈條拴一條狗圍上，他們全穿着旅行衣服。隨爾爾穿外套，戴頭巾，蓋耶夫，西梅諾諾夫——畢基柴克，陸伯與，董爾沙手持包袱和洋傘，僕人帶着行李物件——一一通過房間。

安 打道邊走。爾，你還記得這間是什麼房嗎？

柳 (快活得甚異) 還是青兒室！

娃 天氣多冷呀，我的手都凍僵了。（向柳薄夫·安德列夫娜）媽，你的房間，一間白的，一間紫的，還一點沒走樣呢。

柳 育兒室，我可愛的，美麗的育兒室……我小時候老睡在這兒的（哭）……現在，我還像一個小孩子……（吻兄，吻娃略，繼又吻兄）娃略跟前一模一樣，活像一個姑奶奶。還有董孀沙，我也認得出來……（吻董孀沙）

夏 火車誤了兩個鐘頭。怎麼啦？這算什麼規矩？

夏 （向畢希柴克）我的小狗會吃胡桃。

畢 （驚訝地）真有這樣的事！

〔除安孀和董孀沙外，餘均下。〕

董 可把我們等壞了……（給安孀除去外套和帽子）

安 我在路上有四宵沒闖過眼……我現在凍得要死。

董 您是在四旬齋^①出的門兒，那時候有雪，有霜，可是現在呢！親愛的小姐（笑，吻她）

等您可把我們等壞了我的希望，我的光亮……我現在要告訴您一件事，我連一分鐘也不能再等了……

安（沒精打采地）又是什麼……

董 事務員葉瑟霍獨夫在復活節後，向我求婚來的。

安 你說來說去儘是這一套……（整理頭髮）我的髮針全掉了……（十分疲憊，站立不穩）

董 我不知道應該怎麼辦。他愛我，多麼愛我喲！

安（眼望自己的房門，榮思莫釋）我的臥房，我的窗，好像我一直沒有離開過一樣！我回來了！明天早上一起來，我要跑到花園裏去……希望我能夠睡得着覺呵！我在路上一直沒有好好睡過，不安定的生活害得我好苦。

董 前天，被得·謝爾該維支來了。

安（毅然）被稽！

董 他睡在外面澡堂子裏，住也住在那兒。他說，他怕麻煩這兒宅裏頭的人。（看錶）應該早就把他叫醒了，可是娃爾娃拉·米海洛夫娜不讓我去叫他，她說：『你別去叫醒他呀。』

〔娃略上，腰帶上掛一串鑰匙。〕

娃 董孀沙，快去煮咖啡去……媽要喝咖啡呢。

董 這就去煮。（下）

娃 好啦，謝天謝地，你們總算來了。你又回到家了。（愛撫地）我的小心肝回來了！小美人兒回來了！

安 我受夠了罪。

娃 這我能夠想像得到！

安 我是在基督受難週出的門兒，那時候天氣怪冷的。夏洛達一路講着話，變了許多戲法。你爲什麼要叫夏洛達跟我結着伴兒一塊兒走，成天儘跟我磨菇呢……

娃 小心肝，你可不能一個人走呀。年紀纔十七歲！

安 我們到了巴黎，那時候天氣真冷。雪片像鵝毛一般下着。泰納法蘭西說得真精，填在的是第五層樓，到了那兒，看見有許多法國人，男的，女的，圍在媽的周圍，還有一個老牧師捧着一本書，滿屋子儘是煙捲味兒，真不好受。我忽然可憐起媽來了，難過極了，我就抱着她的頭，抱得緊緊的，再也不肯放鬆。後來媽只管哄騙着我，哭着……

娃 （啞淚地）別往下說了，別往下說了……

安 芒東。附近的別墅她已經拿來賣掉了，她什麼東西也不賸了，什麼也沒有。我也窮得連一個哥片克也不見，好容易纔能回到家。可是媽一點也不懂得！我們在火車站上喫飯，她儘點那些貴的菜喫，臨了，付給夥計每人一個盧布的小費。夏洛達也是那樣。雅沙給自己也叫了一份兒。簡直糟透了。媽身邊有一個聽差，名子叫雅沙，我們這回把他帶來了。

娃 那個壞蛋我早看見了。

安 這邊的情形怎麼樣？利錢付了沒有？

娃 哪兒來的錢付利息呢？

安 我的天，我的天。

娃 到了八月，地產就要拍賣了……

安 我的老天爺……

陸 （在門口往裏望，作牛鳴）哞哞……（下）

娃 （噙淚地）應該給他這個傢伙……（揚拳示威）

安 （擁抱娃略，悄悄地）娃略，他向你求過婚嗎？（娃略搖頭否定）可不是，他愛你愛

得要命……你們爲什麼都不明明白白表示出來，還等着什麼呢？

娃 我想，我們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他事由兒很忙，並不惦記我……他簡直沒把我放在心上。各走各的路吧，我見了他就心裏不掛勁兒……大家都在談論着我們的事，大家都給我道喜，可是實際一點影子也沒有，從頭至尾都不過是一場夢罷了

……（改變語調）你戴的胸針活像一隻蜜蜂。

安（陰鬱地）這是媽給買的。（向自己的房間走去，用愉快的調子說話，做出小孩子的嬌憨之態）我在巴黎還坐過輕氣球呢！

娃 我的小心肝回來了！小美人兒回來了！

〔董嫻沙帶着咖啡壺，回，裏咖啡。〕

娃（在門口）我的小心肝，我整天爲管家務忙着東奔西走的，又得想這，又得顧那。只要能夠把你嫁給了一個闊人，我的擔負就會輕鬆許多，可以隱居起來，然後到基也輔……到莫斯科，走遍一切神聖的地方……走了又走，那真是前世修來的好福氣……

安 鳥兒在花園裏叫着呢。現在幾點鐘啦？

娃 準有兩點多了。小心肝，你該去睡覺了。（隨安嫻同入她的臥房）前世修來的！

〔雅沙手持圍巾和旅行用皮包上。〕

雅（通過舞台，溫文地）我可以借光打這兒走過去嗎？

董 雅沙，快不認識您啦。您在外國過得好嗎？

雅 唔……您貴姓哪？

董 您離開這兒的時候，我纔只有這麼點兒……（以手比勢，從地板上慢慢地升起）

我名子叫董孀沙，是費陀爾·珂索耶夫的女兒。貴人多忘事，您橫是忘記啦！

雅 唔……你這小胡瓜！（東張西望，然後擁抱她，她失聲驚叫，碟子墮地。雅沙急下。）

娃 （在門口，用不滿的口氣說話）又怎麼啦？

董 （噙淚地）碟子砸了……

娃 這是好造化的兆頭。

安 （從自己的房間裏出來）我們得去告訴媽，彼得在這兒……

娃 我關照不要叫醒他的。

安 （沉思地）六年以前爸爸死了，一個月之後弟弟格里沙又淹死在河裏，可愛的孩

子纔七歲。媽經不起打擊，便遠走高飛，頭也不回地走了……（戰慄）我多麼了解媽的心情，但願媽知道纔好！（略停）彼楷·特羅菲莫夫當過格里沙的老師，他說不定會提醒媽……

（費爾司上，身穿短上衣，白背襟。

費

（向咖啡壺走去，關注地）太太要在這兒喝咖啡……（戴上白手套）咖啡預備好了沒有？（嚴峻地，向董嫻沙）喂！薄奶油呢？

董

哎喲，我的天……（急下）

費

（忙着弄咖啡壺）嚇，你這不成器的東西……（自己對自己喃喃着）從巴黎回來了……從前老爺也到過巴黎……他是坐馬車去的……（笑）

娃

費爾司，你說什麼？

費

對不起，您說什麼？（欣然）太太回來了！到底給我等着了！現在就是死我也情願了……（喜極而哭）

〔柳薄夫·安德列夫娜，憂耶夫和西棉翁諾夫——畢希柴克同上。畢希柴克身穿質料上好的無袖短上衣，寬大的土耳其式褲子。憂耶夫一進門，手和身體拼命幌動，做出打台球的姿勢。〕

柳 那怎麼辦？讓我想想看……呵是了，把紅球打到拐角去！回來再滾到中間！

夏 把紅球擲到拐角去！妹妹，有一個時期我們一塊兒在這屋裏睡過覺，可是現在，我已經五十一歲了，真透着邪行……

陸 是的，日子過得很快。

夏 說誰那？

陸 我說日子，日子過得真快。

夏 這兒有一股印度香料的味兒。

安 我去睡覺了。晚安，媽媽。（吻母親）

柳 我的心肝寶貝。（吻她的手）你回到了家，覺得高興不高興？我怎麼也鎮不住自己了。

安 舅舅，失陪了。

夏 (吻她的臉，手) 願上帝祝福你。你多麼像你媽！(向妹妹) 柳巴，你在那那歲數，就是這個樣兒。

(安孀伸手給陸伯興及畢希柴克下，關上房門。)

柳 她可真累了。

畢 路程大概一定很長吧。

娃 (向陸伯興和畢希柴克) 怎麼着，諸位先生？兩點多了，該告辭了。

柳 (笑) 娃略，你一點也沒變。(拉她過來，吻她) 讓我喝了咖啡，咱們一塊兒走。(費

爾司往她脚下放了一隻墊腳凳) 謝謝你，好朋友。我喝慣了咖啡，喝上了癮了。不管白天，晚上，我都得喝牠。謝謝你，老人家。(吻費爾司)

娃 我去看看行李全搬來了沒有……(下)

柳 當真是我在這兒坐着嗎？(笑) 我高興得要跳，要舞動我的雙手。(以手掩面) 我

好像在做夢哪！上帝知道，我愛我的祖國，愛牠愛得要命；我在火車上簡直不敢往窗外瞧，一路上老是一陣一陣哭着。（噙淚地）我還是喝我的咖啡吧，謝謝，費爾司，謝謝你，老人家。我看見你還這麼精神，心裏真是說不出的快活。

費爾司
前天。

夏
他聽不大清了。

陸
我現在得趕到哈里珂夫去，搭早上五點鐘的車，想着真不痛快！我要守着您，跟您聊天，談談心……您瞧您長得多富泰。

畢
（沉沉歎息）甚至可以說長得更漂亮了……衣服完全是巴黎式的……我的馬車連着四個箍輪都沒了……

陸
您的哥哥，列昂尼·安德列維支當着我的面罵我是勢利鬼，是守財奴，我可一點也不在乎。要罵，隨他罵去好啦。只要您像以前那樣信任我，用您神奇的，媚人的眼睛望着我就好。大慈大悲的主啊！我父親是您祖父和您父親的田奴，可是您，只有您，幫了

我這麼多忙，待我這麼好，叫我把什麼嫌隙都忘了，不由得不愛您，像愛自己的親姐姐一樣……甚至比親姐姐還要愛呢。

柳 我不能再坐下去了，我沒有這力量……（跳起來，在極度的興奮中踱着）我不能享受這種快樂……誰都要笑我，我是一個傻子，傻裏八幾的……我親愛的櫥呀

……（吻櫥）我的桌子……

夏 您不在的時候，保姆死了。

柳 （坐下，喝咖啡）是的，她昇天了。已經有人寫信告訴過我了。

夏 婀娜絲達西也死了。斜眼彼得路式卡離開了我們，如今在鎮上警察廳當差。（從口

袋裏掏出一小盒冰糖，嚼着）

畢 小女達句卡……給您請安……

陸 我有個好消息要告訴您，您聽了準會高興的。（看錶）我這就要走了，沒工夫多談……好，這麼辦吧，我把牠用兩三句話來說完。您早就知道了的，您那櫻桃園總得脫

手賣出去抵還利錢，投標的時間定在八月二十二，可是我敬愛的太太，您別着急，您還是安安穩穩睡覺得啦，法子總是有的……這是我的計劃。留神聽着！您的地產離開城裏只不過二十威爾斯忒^②遠，沿路有鐵道圍着，假使您把櫻桃園和沿河邊一帶的土地劃在一塊兒，出租給人家，統統拿來建造別墅的話，您每年至少可以有二萬五千的進賬。

夏 儘說廢話！

柳 葉莫拉衣·亞列克舍支，我不大明白您的意思。

陸 每年每一俄畝^③地，您向別墅的住客至少可以收二十五盧布的租費，假使現在馬上決定這麼辦的話，隨便您要打什麼賭都行，我敢担保，到秋天，您手裏連一小塊空地也不會賸，統統租出去了。一句話，我慶祝您，您得救了。頭等頭的好地勢，再加上一條深的河。總之，只要收拾收拾，弄弄乾淨就成了……譬方說，可以把所有的老屋拆掉，連這所房子也在內，牠簡直一點也不中用了。破櫻桃園裏的樹木也不妨砍乾淨

……

柳 砍乾淨？親愛的，對不起，您簡直什麼也不理解。假使說在這整個縣城裏還有什麼有價值，有名望的東西的話，那就得數我們這個櫻桃園了。

陸 這花園所以會有名，不過因為牠大些罷了，隔兩年結一次櫻桃，你又沒有地方攔，也沒有人要買。

夏 百科全書裏面還提起這個櫻桃園呢。

陸 （看錶）要是再不打主意，一點辦法也沒有的話，到了八月二十二，櫻桃園和別的許多地產，可就歸裏包錐全要拍賣了。快點決定吧！我敢賭咒說，再沒第二條路了。沒有，絕對沒有。

費 從前，四五十年以前，常常有人把櫻桃晒乾了，浸在水裏，醃着，做成菓子醬，接着……

夏 費爾司，少說話！

費 接着，把晒乾了的櫻桃用車子運到莫斯科和哈里珂夫去。賺好些錢！那時候的乾櫻

桃才好吃呢，又軟，水又多，又甜，又香……他們有祖傳的祕方……

柳 這祕方現在還有人知道嗎？

費 忘了。誰也不記得了。

畢 （向柳薄夫·安德列夫娜）在巴黎做點什麼事？生活怎樣？吃過田雞嗎？

柳 吃過鱷魚。

畢 真有這樣的事……

陸 以前，村裏只有紳士和農民這兩種人，現在可又出現了別墅的住客。隨便那個鎮上，就說是最小最偏僻的吧，四面總圍着有許多別墅。而且我敢說，再過二十年，別墅的住客一定還會增多好幾十倍呢。現在，他們不過在露台上喝喝茶罷了，可是以後總有一天，他們會利用自己的一份地來耕種的，那時候，您的櫻桃園就要變得興旺，豐腴，茂盛……

夏 （憤然）成什麼話哪！

〔娃略和推沙同上。〕

娃 媽，您有兩份電報在這兒。（取出鑰匙，帶響地打開古舊的櫥櫃）這就是。

柳 是從巴黎打來的。（沒讀，便扯碎了）我跟巴黎已經斷絕關係了……

夏 柳巴，你知道這個櫥有多少年代了？上禮拜，我打開頂底下的抽屜來一瞧，嚇，看見那兒刻着一些字碼。原來這個櫥是一百年前做成的！怎麼樣啊？到了週年的日子，應該給他慶祝一下才是呀。雖說是一件沒有生命的東西，牠可到底稱得起是一個見過世面，包含歷史意味的櫥。

畢 （驚訝地）一百年……真有這樣的事……

夏 是的……這真是一件刮刮叫的東西……（撫摸櫥）珍貴而可敬的櫥呀！向慈善和正義的光輝的理想節節前進有一百年之久的你的存在，我祝福你，你那鼓勵人們從事於有益勞動的無聲的號召，在首尾一百年中一點沒有減弱，牠支持了（噙淚地）我們一代一代種族的勇氣，喚起了對於更美好的未來的希望，在我們中間

培養起來慈善和社會自覺的許多美德。(略停)

陸 是的……

柳 韃涅，你老是這麼的。

夏 (稍呈窘狀) 把第二隻球打到右上角！掙到中間去！

陸 (看錶) 啊，我該走了。

雅 (將藥丸交給柳薄夫·安德列夫娜) 也許您現在要吃丸藥了……

畢 我敬愛的太太，您用不着喫藥……沒有害處，可也沒有好處……拿來給我吧。

敬愛的。(拿丸藥，撒在掌上，吹一吹，然後放到口中，和着喀瓦斯一起吞下) 瞧！

柳 (喫驚) 您瘋了！

畢 我把丸藥全喫了。

陸 饑小子！(全笑了)

費 復活節那天，他們到我們宅裏來，喫了半桶胡瓜……(喃喃不歇)

柳 他在那兒嘀咕什麼呢？

娃 他這麼唧唧噥噥的，已經有三年了。我們也都聽慣了。

雅 歲數到了，老糊塗啦。

〔夏洛達·伊房諾夫娜穿一件白色婦人用上衣，臉色憔悴，腰身緊束，腰帶上繫一付眼鏡，走過舞台。〕

陸 得罪得罪，夏洛達·伊房諾夫娜！我還沒有給您問好呢。（想吻她的手）

夏 （手躲開）要讓您親了手，您接着就會親她的胳膊肘，親她的肩膀……

陸 我今天運氣不好。（俱笑）夏洛達·伊房諾夫娜，給我們變套戲法吧！

柳 夏洛達，變一個吧！

夏 不變了。我要去睡了。（下）

陸 過三個禮拜再見吧。（吻柳薄夫·安德列夫娜的手）那麼，祝您平安。我一定要走

了。（向夏耶夫）再見。（和畢希柴克抱吻）再見。（伸手給娃娃略，然後給費爾司和

雅沙）我真不願意走。（向柳薄夫·安德列夫娜）關於別墅的事，主意倘若打定

了的話，一定請通知我一聲，我可以借給您一千五。您仔細考慮考慮吧。

娃（怒形於色）你倒是給我走呀！

陸 我走了，我走了……（下）

夏 勢利鬼。Pardon……不過，娃略遲早要嫁給他的，他是娃略的新姑爺。

娃 別說啦，舅舅，您說的全是多餘的。

柳 那有什麼呢，娃略，我一定會非常高興的。他真是一個好人。

畢·真個的，他是一個好人……一個有作有爲的人……我的達句卡……也說過……

說過許多的話。（打鼾，但隨即又醒來）無論如何，敬愛的太太，請借給我……二百

四十盧布……明天我得給我的抵押品付利錢了……

娃（吃驚）不行，不行！

柳 我真的一點錢也沒有。

畢 我自有辦法。（笑）我永遠不會忘掉希望的。上次我想，完了，我這輩子可毀了，可是

一看——鐵路，得打我的土地上經過……人家得給我酬報。現在又是這樣，瞧吧，不是今天，準是明天，一定會有什麼轉機的……達旬卡許會中兩萬的獎……她買了一張彩票。

柳 咖啡喝完了，該去安歇啦。

費 (用刷子刷清夏耶夫的身上，訓誡地) 您又沒穿那條褲子。叫我把您怎麼辦！

娃 (悄悄地) 安嫻睡着了。(輕輕打開窗) 太陽已經出來了，現在不怎麼冷了。媽，您瞧：多麼美麗的樹呀！天哪，這麼清新高爽的空氣！白頭翁在叫呢！

夏 (打開另外一面窗) 花園變成一片白色了。柳巴，你沒忘記吧？這條悠長的樹蔭路一直一直展開去，像一條拉長了的帶子一樣，牠在月夜裏閃着銀光。你還記得嗎？沒忘記吧？

柳 (由窗口望花園) 呵，我的童年，純潔的童年！我就在這間育兒室裏睡，從這兒望得見花園裏的景緻，每天早上同幸福一塊兒醒來，那時花園就是這個樣兒，到現在一

點也沒變。(因快樂而大笑)一片，一片白色啊，我的花園，經過了陰霾的秋天和嚴寒的冬天，你又變得年輕了，整個兒充滿着幸福的氣象，天上的安琪兒不會拋棄你的……只要能夠從我胸上，肩上，把那塊大石頭去掉，只要能夠把過去的事忘掉呵！

夏 賣了花園還債，真透着邪行……

柳 瞧，去世了的母親在花園裏來回躊躇着呢……穿着白衣裳！(因快樂而大笑)是她。

夏 哪兒？

娃 天可憐見，媽。

柳 實在一個人也沒有，不過看着好像有人罷了。靠右首，到涼亭去的拐角上，一棵白的樹斜在那兒，好像一個女人似的……

〔特羅菲莫夫身穿破舊的學生裝，鼻架眼鏡上。

柳 多麼可愛的花園啊！一叢叢的白花，上面襯着淡青色的天……

特 柳薄夫·安德列夫，（她望着他）我給您請教來啦，我這就要動身了。（情摯地吻她的手）他們叫我一直等到早上纔來見您，我可警不住，再也不能耐着性兒等下去了……

（柳薄夫·安德列夫娜用懷疑的眼光望着他。）

娃 （噙淚地）這位是彼楷·特羅菲莫夫……

特 彼楷·特羅菲莫夫，從前格里沙的老師。我當真變得這麼厲害，叫您不認得了嗎？

（柳薄夫·安德列夫娜擁抱他，輕聲啜泣。）

夏 （呈難色）得啦，得啦，柳巴。

娃 （哭）彼楷，您瞧，我告訴您等到明天再來的。

柳 我的格里沙……我的好孩子……格里沙……親兒子……

娃 媽，這有什麼辦法呢！這是上帝的旨意。

特 (柔聲說話，噙淚地) 算了，算了……

柳 (輕聲啜泣) 好孩子，淹死了……爲的什麼？大家給我評評理，爲的什麼？(聲音更

輕) 安孀已經睡了，我還使這麼大噪兒說話……聲音太高了……彼措，您怎麼了？怎麼變得這麼醜？這麼蒼老？

特 在火車上，有一個老太太管我叫禿頭老爺。

柳 那時候您還是一個小娃娃，一個挺可愛的小學生，現在頭髮也稀了，眼鏡也戴上了。您真還算得是一個學生嗎？(向門走去)

特 當然啦，我要做一個永久的學生。

柳 (吻兄，然後吻娃娃) 好，睡覺去吧……列昂尼，你也老了。

畢 (跟着她) 真個的，該去睡了。哎呀，可了不得啦，我有腳痛風的毛病。我得留在您府上……柳薄夫·安德列夫娜，我的救星，您知道我明天早上……二百四十盧

布……

夏 他只顧說他自己的事。

畢 二百四十盧布……付清抵押品的利錢。

柳 好朋友，可惜我沒有錢。

畢 親愛的太太，我會還的……小數目……

柳 好吧，列昂尼拿錢出來……列昂尼，你給他吧。

夏 我給他，張開口袋等着吧。

柳 有什麼辦法呢，給吧……他等錢用……他會還的。

〔柳薄夫·安德列夫娜，特羅菲莫夫，畢希柴克和費爾司同下。膝下憂耶夫，娃略和雅沙。〕

夏 妹妹還是沒有改掉亂花錢的脾氣。（向雅沙）夥計，走開吧，你身上有一股鷄騷味兒。

雅 （帶笑地）列昂尼·安德列維支，您還是跟從前一模一樣。

夏 說誰哪？（向娃略）他說什麼來着？

娃（向雅沙）你母親從鄉下來打昨天起就坐在下房裏等着要見你呢……

雅讓她等着好啦，誰管得了這許多！

娃嘻，你這渾蛋！

雅我纔要等着見她呢！她明天來不結啦！（下）

娃媽還是以前的老樣子，一點也沒變。照她的意思，她有多少就會送給人家多少的。

夏是的……（略停）假使有人介紹了好些方法去醫治一種病，那麼，這種病一定是

醫不好了的。我絞盡了腦汁，想起我有許許多多法子，其實，那就等於是什麼法子也

沒有。要能夠從什麼地方繼承一筆遺產就好了，或者把安嫻嫁給一個有錢的丈夫，

或者上雅羅斯拉夫，找我那位伯爵夫人的姑母去碰碰運氣。姑母鬧着呢。

娃（哭）只要上帝幫助我們就好。

夏別嚷嚷。姑母非常有錢，可是她不怎麼親近我們。第一，爲了我妹妹嫁的是一個律師，

不是一位貴族……

〔安嫻出現在門口。〕

夏 嫁給了一個貴族門第以外的人，操守又說不上怎麼好。可是她良心放在當中，又仁慈，又有名望，我非常喜歡她，可我也實在沒法護着她，說實話，她的品行可真不大好，這從她每一個小動作上都看得出來。

娃 （竊竊私語）安嫻站在門口哪。

夏 誰？（略停）真怪，什麼東西迷了我的右眼了……我看不大清了。上星期四我在地方法院……

〔安嫻上。〕

娃 安嫻，你怎麼還不睡？

安 睡不着。怎麼也睡不着。

夏 我的小妞兒。（吻安嫻的臉，手）我的小姑娘……（噙淚地）你不是我的外甥女，你是我的安琪兒，你是我的一切。相信我，相信……

安 我相信你，舅舅。大家都愛你，敬重你……可是，親愛的舅舅，你應該少說話，只要少說話就好了。方才你說我母親，說你自己的妹妹什麼來着？你爲什麼要說那些個話呢？

夏 不錯，不錯……（用她的一隻手掩蓋自己的臉）說真個的，這實在不行！我的天呀！

夏天，救救我吧！剛不多會兒，我爲櫥櫃發了一大篇議論……真糊塗！等到說完了那些話，我纔覺得那真是糊塗透了。

娃 對了，舅舅，您應該少說話。少說話，那就什麼都好了。

安 少說話，你就會鬆快得多。

夏 我少說話就是了。（吻安孀和娃略的手）少說話就是了。不過，正經話我還是要說的。上禮拜四我到地方法院去，嚇，大家正在那兒瞎聊呢，問三跳四的，談着談着，就談到了錢的問題，談的結果，彷彿我可以定期票借款的法子，借到一些錢，往後銀行裏付利錢就不用發愁了。

娃 但願上帝垂憐，幫幫我們的忙。

夏 我下禮拜二再去，還得談一談。（向挂略）別大聲嚷。（向安嬭）你媽預備跟陸伯

興接頭，他當然不至於拒絕她的……你休息好了，也上雅羅斯拉夫找那位伯爵夫人去談談，她是你的祖母。就這麼着，我們從三方面分別進行——事情就容易辦了。我們好歹總要付清利息，我絕對相信能夠的……（把冰糖塞在嘴裏）我敢用我的名譽起誓，用隨便什麼起誓，地產決不出賣！（興奮地）用我的幸福起誓！我舉起了我的手，假如我以後讓地產給人家拍賣了的話，你就管我叫渾蛋，糊塗蟲好了！我用人格担保！

安 （恢復了平靜的心境，她感覺幸福）你多麼好，舅舅，你多麼聰敏！（擁抱舅舅）我現在可安心了！安心了！我多麼幸福呀！

〔費爾司上。〕

費 （譴責地）列昂尼·安德列維支，您難道不怕上帝！您要到什麼時候才去睡？我就去睡了，就去了。費爾司，你先走。我自己脫衣服好啦。那麼，小朋友們，明兒見……

明天再詳細談吧，現在睡覺去。（吻安嫻和娃略）我是八十年代的人……人家並不稱讚這個年代，不過無論如何，我可以說，我這一輩子爲了信仰，已經受夠了人家的白眼。莫怪農民要愛我了。我們應該了解農民！應該了解他們怎樣……

安 舅舅，你又來了！

娃 舅舅，您少說幾句吧。

費 （憤然）列昂尼·安德列維支！

夏 來了，來了……大家去睡吧。從兩邊打到中間去！開始過純潔的生活……（下。費爾

司踏着蹣跚的脚步，追隨在後頭。）

安 我現在可安心了。我不想到雅羅斯拉夫去，我不喜歡祖母，不過無論如何，心上一塊

大石頭總算放下了。真虧了舅舅。（坐下）

娃 該去睡了。我要走了。你不在家的時候，爲了一點小事，大家鬧得心裏都挺盤扭，全在背地裏嘀咕着說閒話呢。你知道，在那間破舊的下房裏，住的全是一些老用人：葉飛

猶式卡，鮑略，耶夫斯妻格涅衣，還有喀爾普。後來他們儘招些騙子手，不三不四的人來住夜——我沉得住氣，只當沒看見。可是緊接着又起了謠言，說我只許他們吃豌豆。說我小心眼兒，扣門兒，捨不得花錢……都是耶夫斯妻格涅衣一個人鬧的鬼……我想，好吧。既是這樣，那麼等着瞧吧。我叫耶夫斯妻格涅衣來……（打呵欠）他來了……我說，耶夫斯妻格涅衣，你好大的膽哪……你這渾蛋……（望安嫻）安嫻契卡……（略停）睡着了……（挽安嫻的臂）到床上去睡吧……我們走吧……（一起走去）我的心肝睡着了！走吧……（走）

〔遠處，在花園的彼方，有牧童在吹蘆笛。特羅菲莫夫走過舞台，見娃略和安嫻，止步。〕

噓噓噓……她睡了……睡了……心肝寶貝，走吧。

安 （半睡半醒地悄悄說）我可真累了……聽那馬頸子上的鈴聲……舅舅……親愛的……媽跟舅舅……

娃 走吧，心肝寶貝，走吧……（走進安嫻的臥房）

特
(激動地) 我的太陽, 我的春天!

幕落

- ① 俄國俗語, 有北平話「老媽子坐飛機」抖起來了之意——抱着腥臭撲鼻的豬頭到潔白乾淨的麵包房去, 該是怎樣一番光景, 是想像得出的。
- ② 用裸麥和麥芽釀成的一種清涼飲料, 俄國人最喜喫。
- ③ 四旬齋復活節前四十日之總稱。
- ④ 四旬齋的第五周。
- ⑤ 著名遊息之所, 在地中海沿岸, 法國尼斯 Nice 附近。
- ⑥ 原文含有「未完成品」之意, 初不見於典籍, 一經柴霍夫採用, 至今沿用不衰。
- ⑦ 俄國俗語, 有「破家蕩產」之意——一架運貨馬車常常就是俄國農民的全部財產, 馬車沒有了, 財產也隨之而盡。

- ④ 俄里名，等於二零六七籽。
- ⑤ 面積單位，等於二英畝又十分之七。
- ⑥ 法語：「失禮了。」
- ⑦ 這事請作反唇相譏的反話解。

第二幕

原野。古舊的，傾斜的，久已荒廢的神廟，帶有井眼，大石頭（從前似乎曾經是一塊古老的墓石），破舊的板塊，前面是走向曼耶夫的房產的道路。一旁，在遠處依稀望得見高聳的白楊樹；那邊開始展延着櫻桃園。一排電線桿隱約在望，而在更遠的地平線上，則矇矓現出只有特別晴明的日子纔能看清楚的大城市的剪影。將近日暮。夏洛達，雅沙和董嫻沙坐在板橋上；葉韋，霍爾夫站在一旁；彈奈，吉他；大家坐在那裏沉思。夏洛達戴一頂破舊的無邊帽，她從肩土卸下來福鎗，修理皮帶上的鈕扣。

夏（在冥想中）我沒有真實的護照，我不知道我有多大歲數了，我總覺得自己還年輕着呢。我是一個小姑娘的時候，我的父母走了一村又一村，沿路在各處市集上賣

藝，節目都還挺不錯的呢。我會翻筋斗，還會玩別的許多花樣。父母死了以後，一位德國太太收留我，這纔教我讀書。那敢情好！我長大了，後來當了家庭教師。可是，我是誰，我打哪兒來的，我壓根兒沒一點影兒……誰是我的父母，也許他們沒有正式結過婚吧……誰知道！（從口袋裏摸出一隻胡瓜，啃着）什麼都不曉得。（略停）我總想找一個人談談心，可是沒有一個人談得來的……我一個親人也沒有。

葉（彈奏吉他，唱）『芸芸衆生兮何世界之侷促，爲友爲敵兮會不足以擾我之心曲……』彈起曼陀令來，真夠味兒！

董 這是吉他，不是曼陀令。（在小鏡子裏顧盼着，撲粉）

葉 在一個沉醉於愛情的瘋子看來，這就是曼陀令……（唱）『願寸心之耿耿經愛力培護而溫馨……』

〔雅沙加入伴唱。〕

夏 這些人唱得太不像樣了……！簡直像驢叫。

董（向雅沙）住在外國該是多麼幸福呀。

雅當然。我不能不同意您說的話。（打呵欠，然後燃上一支雪茄）

葉那是顯而易見的事。在外國，隨便什麼事都到了圓滿的境地。

雅那不用說。

葉我是一個有教養的人，讀過許多有價值的書，可還說不上我真正要採取的道路是什麼，說到結底，我要活着呢，還是要一鎗把我自己打死呢，可是不管怎麼樣，我是永遠把手鎗帶在身邊的。瞧這個。（示以手鎗）

夏弄完了。我要走了。（把來福鎗擱在肩上）葉甚霍獨夫，你是一個怪聰敏，又怪可怕的人，女人們會發瘋似地愛上你的。吓！（走）聰敏人全都是這麼古里古怪的，沒有一個人跟我談得來……我永遠是孤獨的，孤獨的，一個親人也沒有……我是誰，活着爲什麼？簡直莫明其妙……（不慌不忙地下場）

葉嚴格地說起來，姑置其他於不論，我得特別指出一點，就是命運待我真是太殘忍了，

就好像暴風雨對待一隻小船一樣。要說我的話不對，那麼比方說，我今天早上醒過來的時候，爲什麼會看見一隻怪可怕的大蜘蛛爬在我胸口上呢……這麼大的（用雙手比勢）要是去喝杯喀瓦斯的話，不定就會碰上蟑螂這一類看了叫人噁心的蟲子。（略停）您讀過勃克爾的書嗎？（略停）我想打擾您一下，亞夫獨楷·費陀羅夫娜，跟您說兩句話。

董 說吧。

葉 我要跟您私下說……（歎氣）

董 （困惑地）好吧……不過您先得給我把斗蓬拿來……在櫥櫃旁邊哪……這兒有點冷……

葉 是，您啦……我去給您拿……現在我可知道應該怎樣處置我的手鎗了……（持吉他下，一路彈奏着。）

雅 二十二個不走運！他是一個蠢貨，這話你可別隨便對人家說。（打呵欠）

董 上帝保佑，別讓他殺了自己。（略停）我變得煩燥不安了，老是擔著心。我還是一個小姑娘的時候，人家就把我領到主人這兒來了。我現在完全脫盡了以前過苦日子的時候那付寒儉相，瞧這雙白裏透白的手，簡直白得像小姐們的手一樣。我變得這麼嬌柔，纖弱，富有大家閨秀的氣派，見了什麼都害怕……嚇得什麼似的。雅沙，您要欺騙了我，我真不知道神經要起怎樣的變化呢。

雅 （吻她）小胡瓜！不用說，隨便哪個女孩子都得安守本分，我最不喜歡的就是那些走了邪道的女子。

董 我熱烈地愛著您，您這麼有教養，什麼事都懂，都能說上一大串高深的道理。（略停）
雅 （打呵欠）對了……我抱著這樣的意見：一個女孩子要是愛上了什麼人，那她就是不道德。（略停）在清新的空氣裏抽雪茄煙，真舒服……（傾聽）什麼人來了……是老爺們來了……

〔董嬌沙急忙攔住他。〕

雅 到家裏去，裝做剛去河邊洗了澡回來的樣子，您走這條小路，要不然他們會碰到您，會聯想到我，以為我與您在外面幽會來的。那我可受不了。

董 （輕輕咳嗽）我聞了雪茄煙的味兒，覺得頭痛……（下）

〔雅沙沒有走，仍然坐在神廟旁邊。柳溥夫·安德列夫娜，曼耶夫和薩伯奧全上。〕

陸 非做最後的決斷不可，時間不會等人的。問題非常簡單，可不是你們不肯賣掉土地，拿來建造別墅？回答一個字：肯或者不？只要一個字！

柳 這兒誰在抽這種怪難聞的雪茄煙……（坐下）

夏 鐵路造好了，這會兒，方便得多了。（坐下）我們到鎮上去吃飯，一霎眼的功夫，已經吃完回來了……把紅球打到中間去！我還是先到屋裏去，打牠一盤再說吧……

柳 不忙，還來得及呢。

陸 只要一個字！（懇求）回答我呀！

夏 （打呵欠）說誰哪？

柳（看錢袋）昨天還有不少錢，今天差不多一點也不賸了。可憐的娃略爲了要省錢，

天天煮牛奶湯給我們吃，老頭兒在廚房裏只能分到一些豌豆嚼嚼，可是我呢，還一個勁兒毫不在乎地亂糟踏錢……（錢袋墜地，金幣撒了一地）哎呀，全撒了。

雅 讓我給您拾起來吧。（拾錢）

柳 勞你駕，雅沙。我爲什麼要出去吃飯呢……你們這兒的飯館真給我洩氣，奏着那種刺耳的音樂，桌布有一股臊子味兒……漣，你幹嗎喝那麼多酒？吃那麼多？說那麼多話？今天你在飯館裏又多說話了，儘說點子廢話。什麼七十年代啦，頹廢主義者啦。跟誰說哪？難道跟跑堂的談頹廢主義者嗎！

陸 說的是呀。

夏（擺手）我就是這個德行，改不了的……（怒向雅沙）幹嗎老在我面前鬼頭鬼腦的？

雅（笑）聽着您的聲音，我怎麼也忍不住不笑。

夏 (向妹妹) 他不走, 我就走……

柳 走開, 雅沙, 快走開吧……

雅 (將錢袋交給柳薄夫·安德列夫娜) 我這就走。(好不容易纔抑制了笑聲) 馬上就走……(下)

陸 富翁節里岡諾夫要收買你們的地產。人家說, 他親自還要來參加拍賣呢。

柳 您在什麼地方聽見人說的?

陸 鎮上有人這麼說。

夏 雅羅斯拉夫的姑母答應給我們送錢來, 什麼時候送, 送多少, 那可說不清……

陸 她會送多少? 十萬? 二十萬?

柳 這個……送個一萬, 一萬五的, 就算是好的了。

陸 對不起, 可是我得老實不客氣地講, 像你們兩位這樣輕狂的人, 這樣不懂得做買賣, 老是瘋瘋顛顛的人, 我一生一世還沒有遇見過。我乾脆用俄國話對你們說: 你們的

地產早晚總得變賣。可你們簡直什麼也不懂。

柳 應該怎麼辦呢？告訴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陸 我每天都在告訴你們。我每天說來說去總是那一句話。櫻桃園和別的土地非讓出去，改成了別墅租出去不可。這馬上就得實行，越快越好——拍賣就在眼前了！你們心裏得放明白着點兒！只要決定一下，等別墅造好了，你們要多少就是多少，短不了錢用，你們也得救了。

柳 別墅，別墅的住客——說句失禮的話，真下賤透了。

夏 完全同意你的話。

陸 我只好笑，喊，再不然就是變得垂頭喪氣。我真受不了啦！你們害得我好苦！（向夏耶

夫）你這臭老太婆！

夏 說誰哪？

陸 說你哪！（欲行）

柳（驚懼地）不，您別走，等一等走，好朋友。我懇求您。說不定我們會想出什麼法子來的。

陸 想得出什麼法子！

柳 您別走，我懇求您。有了您，什麼都好辦……（略停）我老是等着有什麼事發生，說不定房子會從我們頭上塌下來。

夏（在深沉的冥想中）撞回來打在拐角……交叉球打到中間去……

柳 我們已經造夠了孽了……

陸 你們造了什麼孽……

夏（將冰糖放在嘴裏）人家說，我吃冰糖把全部財產都吃光了。

柳 哦，提到我的孽可就造大了……我瞎糟踏錢，像一個瘋子，嫁了一個男人，他什麼都沒有，只措了一屁股的債。我丈夫喝香檳酒，活活兒糟踏死的——他喝得真可怕，——不幸我又愛上了另外一個男人，和他一同私奔，就在那個當口呀——那是我

夏

第一次受到懲罰，好比一個悶心雷打在我頭上——就在那邊河裏……我的孩子淹死了，之後我就跑到外國，斷然決然地飄泊到遠方，打算永遠不回來，永遠不再見到這條河……閉着眼睛跑，昏昏沉沉，什麼都不再思索，可是他還是死釘着我……殘忍，兇暴。我在芒東附近買了一所別墅，因為他在那兒病倒了，整整有三年工夫，日夜都沒有好好兒休息過，病人摧殘我的身體，折磨我的精神。去年，賣了別墅還債，我這纔到了巴黎，可是他也跟了來，把我搶得精光，過後遺棄了我，同另外一個爛娘們兒捲逃了，急得我真想尋死……又無聊，又丟人……忽然我動身回到俄國，回到祖國的懷抱，回到我女兒的身邊來了……（拭淚）天呀，天呀，蒼天有眼，請饒恕我的罪孽吧！别再懲罰我了！（從口袋裏取出一份電報）這是今天從巴黎打來的……他求我饒恕，要我回去……（扯碎電報）好像什麼地方在彈奏音樂似的。（傾聽）那是我們這兒著名的猶太樂隊。你記得，他們有四架提琴，一管笛和一架筚特拉巴斯。

柳 那樂隊到如今還存在着嗎？什麼時候得請他們來一趟，麻煩他們舉行一次夜會。

陸 (傾聽) 聽不見什麼呀……(低聲哼唱)『爲了錢，德國人要把俄國佬變成

法國人。』(笑)我昨天在戲園子裏看了一齣戲，非常可笑。

柳 大概一點也沒有什麼可笑的。你們這幫人不應該去看戲，時常看看你們自己就夠了。你們活得多無味，講了多少不必要的廢話。

陸 按說倒是真的。打開天窗說亮話，我們的生活壓根兒就是一篇糊塗賬……(略停)我父親是一個耕田的，一個傻子，他什麼都不懂，也不教我讀書，他只知道喝醉了酒拿我殺氣，每次打我都用的是拐棍。實際上，我這份兒傻勁兒，貧勁兒，跟他也差不了多少，什麼都沒有好好學過，我的一手字簡直不受看，壞得難以見人，像蜘蛛爬。

柳 朋友，你該結婚了。

陸 不錯……這是真的。

柳 就跟我們娃略結婚吧。她是一個挺不錯的姑娘。

陸 是的。

柳 她是一個老成姑娘，成天不停地做活，而最重要的一點是，她愛您。您也早就看中她了。

陸 看中又怎麼呢？我不反對……她是一位好姑娘。（略停）

夏 有人薦我到銀行裏去做事。一年有六千……聽見沒有？

柳 薦你到什麼地方！我看你還是湊合着過吧……

〔費爾司上手拿外套。〕

費 （向夏耶夫）老爺，請您穿上衣服，要不，會招了涼的。

夏 （披上外套）你這人囉囉嗦嗦真麻煩。

費 說什麼也沒用……一早出門，您也不關照一聲。（上下打量着他）

柳 費爾司，你歲數不小了！

費 您說什麼？

陸 她說你老糊塗啦。

費 我活夠了。人家給我娶親的時候，您爸爸還沒出世呢……（笑）後來鬧「解放」，我已經是一個老聽差了。我不喜歡什麼解放解放的，所以我還是跟着老東家……

（略停）我記得那時大家都很高興，可是爲什麼高興呢，他們自己也不明白。從前的日子過得真舒服。至少，可以隨隨便便打人。

費 （沒有聽懂）還有呢。農民留心主人，主人愛護農民，可是現在，丈二金身摸不着頭腦，什麼都弄成顛三倒四的了。

夏 費爾司，少說話。我明天得到鎮上去一趟。有人答應介紹我去見一位將軍，他也許肯出一張支票，借錢給我的。

陸 你弄不出什麼名堂來的。你連利錢也付不起呀！一動不如一靜，你還是給我死了心吧。

柳 他在那兒做夢呢。壓根兒就沒有這麼一位將軍。

〔特羅菲莫夫，安嫗和娃略全上。〕

夏 瞧，他們來了。

安 媽在這兒坐着呢。

柳（柔聲地）來，來……我的小寶貝……（擁抱安嫗和娃略）你們知道我多麼愛你們倆呀。跟我並排坐在一塊兒，對了，像這樣。（同坐）

陸 我們這位永久的學生老愛混在脂粉隊裏。

特 你管不着。

陸 他快五十歲了，還老算是一個學生。

特 別扯淡啦。

陸 整扭的傢伙，你倒是怎麼啦，怎麼這麼容易掛火呀？

特 那你就別儘跟我磨菇。

陸（笑）我倒要請教請教，您到底覺得我這個人怎麼樣？

特 葉莫拉衣·亞列克舍支，我的感想是這樣的：您是一位有錢的人，不久快成百萬富翁了。在新陳代謝的意味上說來，一隻碰見什麼就要吃什麼的兇猛的野獸是必須要有的，你這樣的人同樣也是必須要有的。（全笑了）

娃 彼楷，您還是講點關於行星的故事吧。

柳 不，還是接着談昨天的吧。

特 昨天談什麼來着？

夏 談的是自大的人。

特 我們昨天談了很久，還是一點結論也沒有得到。按照您的意思，則所謂自大的人這東西是有點神祕的意味的。也許在您自己的觀點上說，您是對的，可是，要是不追根問底，就這麼簡單地加以考察的話，既然人的生理結構是這麼可憐，既然大部分的人又是這麼粗野，這麼淺薄，這麼不幸，值得自尊自大的地方又在哪兒呢？我們不應該把自己看得太高。我們只有不斷地工作。

夏 一樣也是要死的。

特 誰知道呢？死又是什麼意思？也許人有一百種官能；就我們所知道的，死亡不過帶去了五種就是了，而餘下的九十五種，却仍舊活着。

柳 彼楷，您多麼聰敏啊！……

陸 （譏刺地）領教，領教！

特 人類繼續前進，逐步完成着自己的力量，眼前不能達到的目標，總有一天會和我們接近，變成可能理解的，正因為這樣，所以我們必須不斷地工作，盡力幫助尋求真理的人。在我們俄國，如今還只有很少的人工作。智識份子的絕對大多數，像我們所知道的，他們什麼也不尋求，什麼也不做；他們對於工作還沒有養成習慣。自稱智識份子，知書達理，得天獨厚，然而見了僕人總是『喂』『喂』地喊，見了農民踢一脚，像對待畜牲一樣。他們的學問很糟，嚴重點兒的東西什麼也不讀，簡直什麼事也不做，關於科學只能說點空話，關於藝術懂得尤其少。他們裝成非常嚴肅的樣子，板起臉

來，儘談重要的問題，專門研究哲理，可是這其間，我們大多數人，差不多有百分之九十九，却像野蠻人一樣生活着，三言兩語鬧騰了，馬上捋起胳膊，吵呀打呀的，鬧個沒完，平時吃的是怪噁心的東西，睡在泥濘，悶熱的地方，到處都是臭蟲，又臭又潮濕，說不盡種種道德上的墮落……很明顯地，我們這種高談闊論，不過是要朦蔽自己和別人的眼睛罷了。請問，我們時常談到，並且談了很多的托兒所，在什麼地方？公共閱書室又在什麼地方？關於這些，不過紙上談兵，在小說裏面寫寫罷了，實際上連一點影子也沒有。有呢，也只是泥濘，下賤，亞細亞式的殘暴……我怕見，不愛見嚴肅的人，怕聽信口開河的大話。還是不要開口的好！

陸

您知道，我早上五點鐘就起來了，從早一直忙到晚，忙着給自己，給別人管錢，我看清楚了四周圍是些什麼樣兒的人。只要涉世稍深，你就會知道，誠實的人到底太少了。有時候，躺在床上睡不着，我就想道：『主啊，您賞賜給我們巨大的森林，摸不着邊的原野，廣汎的疆界，我們生活在這種地方，憑良心說，應該像一個巨人一樣神通廣大

纔行啊……」

柳 您要做巨人……他們只能在神話裏吸引人，實際上是夠可怕的。

〔葉琵琶獨夫在舞台深處通過，彈奏吉他。〕

柳 （沉思地）葉琵琶獨夫來了……

安 （沉思地）是琵琶獨夫。

夏 諸位，太陽下山了。

特 對了。

夏 （低聲用演講的口氣說話）啊，大自然，不可思議的大自然，你發着永久的光輝，美麗而超然，被我們叫做母親的你啊，你自身裏面包括了生與死，你給一切生命，却又破壞一切……

娃 （懇求地）舅舅！

安 舅舅，你又！

特 您還是把紅球撞回來，打到中間去吧。

夏 我不說了，我不說了。

〔大家坐在那裏沉思靜默。只聽見費爾司一個人在低聲喃喃着。舊地響激着一種宛如來自天上的窸窣的聲音，一種弦索繃斷的聲音，繼而消逝了，周遭陷於沉鬱。〕

柳 這是什麼？

陸 不知道。大概遠處什麼地方，鑛坑裏釣桶撞破了。不過，那是在很遠很遠的地方。
夏 也許什麼地方鳥兒在叫，也說不定……像鷺鷥之類。

特 或者是貓頭鷹……

柳 (戰慄) 可真有點怪。(略停)

費 大難將臨的時候，就是這個樣子：夜貓子也叫了，薩莫伐●也不停地哼哼起來了。
夏 什麼大難？

費 就是鬧「解放」呀。(略停)

柳 朋友們，大家走吧，天已經黑啦。（向安孀）你眼睛裏含着眼淚呢……孩子，你怎麼啦？（擁抱她）

安 不要緊的，媽。我沒什麼。

特 有人來了。

〔一個流浪人出現在舞台上，頭戴破舊的白色無邊帽，身披外套，帶着些微的醉意。〕

流浪人 請問，打這兒能一直到車站嗎？

夏 可以的。走這條路。

流浪人 多謝您的指教。（咳嗽）天氣好極了……（用演講的口調說話）『兄弟，受

苦受難的兄弟……沿伏爾加河岸而來，誰其呻吟而銜哀……』（向娃略）Made-

moiselle，請賞給餓肚子的俄國人三十哥片克吧……

〔娃略嚇得直叫。〕

陸 （憤然）隨便做什麼壞事，都有這許多好聽的文明詞兒。

柳（發急）這兒……給您的……（搜索錢袋）銀的沒有……反正一樣，就給您金的吧……

流浪人 謝謝您！（下）

〔笑聲〕

娃（如驚弓之鳥）我要走了……我要走了……唉，媽媽，家裏誰都在勒緊着褲帶挨餓，可是您倒給他金的。

柳 做傻瓜做定了，我這人簡直沒有辦法！我回到家裏，把所有的錢，都交給你管。葉莫拉衣·亞列克舍支，再借點錢給我吧……

陸 好的。

柳 走吧，諸位，是時候了。娃略，我們在這兒給你把親事說成了，恭喜恭喜。

娃（嚙淚地）媽，這可不是鬧着玩兒的。

陸 渥赫棉麗亞，^④上尼姑庵裏去躲着吧……

夏 我的手直發抖，我好久沒打台球了。

陸 渥赫棉麗亞，小妖精，在你做禱告的時候，要記住我喲！

柳 諸位，進去吧。快吃晚飯了。

娃 我真把我嚇壞了，我的心還跳着呢。

陸 諸位，請記住：八月二十二，櫻桃園就要賣掉了。你們想想看……想想看……

〔除了特羅菲莫夫和安孀之外，餘人均下。〕

安 （笑）我們得感謝那個流浪的人，他把娃略嚇跑了，現在只賸咱們倆了。

特 娃略怕我們忽然彼此愛上了，她一天到晚簡直一步也不肯離開我們。她心眼兒那麼窄，怎麼也不能了解，我們是比相愛還要更進一層呢。避免煩瑣，欺詐，阻礙一個人自由和幸福的一切，這就是我們生活的目的和意義。前進呀！我們要百折不回地向那明亮的星光前進，牠遠遠在那邊閃爍着呢！前進，前進！朋友，千萬別遲疑！

安 （拍手）您說得多麼好呀！（略停）今天這兒多麼叫人心醉呀！

特 真是的，天氣好極了。

安 您給了我多大的影響，片楷，我爲什麼已經不像先前那樣愛櫻桃園？我會經那麼熱誠地愛過牠，我會經想，地面上再也找不出像我們花園這麼好的地方了。

特 整個俄羅斯是我們的花園。世界宏大而美麗，好地方有的是。安孀，您想：您的祖父，曾祖，和您的祖先，蓄養過許多活的田奴，都是農奴制的支持者，不看見人類的精靈從花園裏每一棵樹枝上，每一張樹葉上，每一根樹梗上，向你們望着，沒聽見他們的聲音嗎？……呵，這真可怕，一想起你們的櫻桃園便叫人毛骨悚然，起雞皮疙瘩，在黃昏或夜晚走過花園的時候，老樹皮發着黯澹的光，櫻桃樹好像在夢裏夢見了一百年或二百年以前的事，一種痛苦的幻影壓抑着牠們。怎麼說呢！我們至少落後了二百年，可是直到現在，還是一樣地空無所有，對於過去並沒有建立一種確定的關係，我們只知道進行哲理的推考，訴苦，發牢騷，再不然就是狂飲服特卡。事情是非常明白的：倘要在當前的時代裏生活，我們就非補償過去，清算過去不可，倘要補償，又只能

熬着受苦，不放鬆地，不間斷地去工作。安嫻，您得理解這一點。

安 我們在那兒生活過的所謂家，已經不是我們的家了，我要走了，我對您說真話。

特 您要有管理家業的鑰匙的話，就把牠們一起扔在井裏再走吧。您會變得自由自在，像風一樣。

安 （沉浸在狂喜中）您說得多麼好呀！

特 請相信，安嫻，請相信我！我還不到三十歲，我年紀還輕，還是一個學生，經歷我可已經有了多少！我像一無所有的冬天一樣挨着餓，又像叫花子一樣地病弱，倒楣，窮困——我只任憑命運驅逐我向四處亂跑。可是無論走到什麼地方，每一分鐘，在白天，在晚上，我的靈魂總是充滿一種不可理解的預感。我預覺到未來的幸福，安嫻，我已經看見牠了……

安 （沉思地）月亮上昇了。

〔聽見葉瑟霍獨夫用吉他彈出同樣那支憂鬱的曲子。月亮升起。白楊樹附近什麼地方，娃略在尋找安嫻，喊〕

着：「安爾！你在哪兒？」

特 是的，月亮上昇了。（略停）那兒就是幸福，瞧，牠來了，越來越近。我已經聽見牠的腳步聲了。就算我們不見牠，不知道牠，有什麼關係呢？別人還是要看見牠的！

娃略的聲音 安爾！你在哪兒哪？

特 又是娃略！（憤然）討厭透了！

安 沒關係。咱們上河邊那兒去吧。那兒真好。

特 咱們走吧。（二人全下）

娃略的聲音 安爾！安爾！

幕落

● 低音提琴。

② 俄國式的燒開水的銅壺，亦有譯作「茶炊」者。

③ 法語：「小姐。」

④ 原文故意將渥否麗亞 (Ophelia) 誤作渥赫棉麗亞 (Okhmelia)，含有雙關之義。按渥否麗亞係莎士比亞劇中哈姆雷特之戀人，而渥赫棉麗亞則係由俄文 Okhmel' (完了體之辭字) 孳乳而成之變文。

第三幕

起坐間，藉拱門與大客廳隔開，枝形燭架照耀如同白晝，聽得見第二幕中提及的猶太樂隊在前廳奏樂。晚上大客廳裏跳着大環舞，西棉翁諾夫——畢希柴克的聲音：「Promenade à une paire!」●人們走進起坐間，第一對是畢希柴克和夏洛達·伊房諾夫娜，第二對是特羅菲莫夫和柳薄夫·安德列夫娜，第三對是安孀和郵政局職員，第四對是娃略和火車站站長等等。娃略輕聲啜泣，一面跳舞，一面拭去眼淚。董孀沙在最後一對裏頭。走過起坐間，畢希柴克喊道：「Grand rond, balancez!」[Les cavaliers à genou et remerciez

vos dames!]

「費爾司身穿燕尾服，手擎托盤，上有幾杯礦泉水。」

「畢希柴克和特羅非莫夫走進起坐間。」

畢 我是一個患多血症的人，已經中過兩次風了，跳舞簡直要我的命，可是常言道得好：

『掉進了狗羣裏，吠也好，不吠也好，總得搖着尾巴跑。』我身體像馬一樣地結實。我

去世了的爹，他活着的時候是一個愛說笑的人，願他早昇天堂吧，他談起過我們的

家世和起源，據說咱們西棉翁諾夫——畢希柴克這一姓的祖先可巧也是一匹馬，就

是被喀利古拉保薦到元老院裏去的那匹馬……（坐下）不過苦的是：沒有錢！

餓狗只想找肉喫……（呼魯呼魯打起鼾聲，但立刻又醒了）我也一樣。我只相信

錢……

特 說真個的，您的長相可也真有點像馬。

畢 像又怎麼呢……馬也不壞……可以賣錢的……

〔鄰室有打台球的聲音，娃略在大客廳裏拱門的旁邊出現。〕

特 （取笑她）陸伯興太太！陸伯興太太！

娃 （憤然）禿頭老爺！

特 不錯，我是禿頭老爺，我很驕傲會得到這麼一個外號！

娃 （在悲痛的沉思中）我們請了樂隊來，可是哪兒來的錢付給他們呢？（下）

特 （向畢希柴克）假使您把一生中尋錢還債付利息所耗費的精力用來幹點別的，那麼結果，您大概可以隨心所欲，叫這個世界翻一個身的。

畢 尼采……哲學家……最偉大，最有名望的……有着巨大智慧的人，他在自己的著作裏面說過，假造鈔票是可以的。

特 您讀過尼采的作品嗎？

畢 這個……達旬卡告訴我的。現在我的景況很糟，不得不造些假鈔票混口飯喫了……
：後天我得付三百一十盧布……我纔弄到手一百三十……（摸口袋，大喫一驚）

我的錢丟了！我把我的錢丟了！（噙淚地）掉在什麼地方了？（欣然）在這兒呢，在夾層裏頭……嚇了我一身冷汗……

〔柳薄夫·安德列夫娜和夏洛達·伊房諾夫娜同上。〕

柳（哼着高加索舞曲）列昂尼怎麼去了這麼久還不回來？他在鎮上幹什麼哪？（向

董娣沙）董娣沙，給樂師們沏點茶去……

特 買賣大概沒有成交。

柳 樂隊偏偏來的不是時候，這當口還開什麼茶舞會……算了，不用提啦……（坐下，低聲唱歌）

夏（遞給畢希柴克一付紙牌）這兒是一付紙牌，您想好了要那一張。

畢 想好了。

夏 現在請您把這付牌洗一洗。放到這兒來，畢希柴克先生。Ein, Zwei, drei。現在您搜搜身上看，那張牌在您衣兜兒裏哪……

畢 (從口袋裏抽出一張牌) 黑桃八, 一點也不錯! (驚歎) 真有這樣的事!

夏 (將一疊紙牌握在手掌心裏, 向特羅菲莫夫) 隨便您說, 快點, 頭一張是什麼?

特 怎麼就說是黑桃皇后吧。

夏 好! (向畢希柴克) 可不是嗎? 再說, 頭一張是什麼?

畢 紅心愛司。

夏 好! …… (拍一拍手, 紙牌不見了) 今天天氣多麼好呀! (一個神祕的女人的聲音

回答她, 好像是從地板下面發出來似的) 『噢, 是的, 天氣好極了, 小姐。』 (您是我理

想中的人物 …… (聲音) 『我也喜歡您。』)

站長 (喝采) 好呀, 這位姑娘的口技玩得真不錯!

畢 (驚奇) 真有這樣的事! 迷人的夏洛達·伊房諾夫娜 …… 我簡直愛上了您了 ……

夏 愛上了! (聳肩) 你也懂得愛嗎? *Guter mensch, aber schlechter musikanter*

特 (拍畢希柴克的肩) 你這匹不中用的馬 ……

夏 請注意！我再變一套（從椅子上拿起一條圍巾）這兒是一條很美麗的圍巾，我要把牠賣了……（搖所持物）沒有誰要買嗎？

畢 （驚奇）真有這樣的事！

夏 Ein, Zwei, drei（很快地舉起圍巾，後面站着安孀，她歎一歎，行了一禮，跑到母親身邊去擁抱一下，然後在歡聲大作中退入大客廳）

柳 （喝采）好呀，好呀……

夏 還有呢！Ein, Zwei, drei（舉起圍巾，後面站着娃略，鞠躬行禮）

畢 （驚奇）真有這樣的事！

夏 完了！（將圍巾向畢希柴克身邊擲去，踱下行了一禮，跑進大客廳）

畢 （追她）你這小淘氣……怎麼的？怎麼的？（下）

柳 列昂尼還沒回來。他在鎖上待這麼久，到底在幹什麼哪，我真不明白！不是地產賣掉了，就是沒有成交，他怎麼連一個準信兒也不給我呀！

娃（安慰她）我相信舅舅一定買下來了。

特（嘲笑）那沒錯兒。

娃 祖母委托了他，讓他用祖母的名義把地產買下來，把押據也附帶過一過戶，從此以後，許多麻煩，算是一筆勾消了。她這爲的都是安孀。我相信，上帝保佑我們，舅舅一定會買下來的。

柳 雅羅斯拉夫的祖母送來了一萬五，她想用她自己的名義買下那塊地來——她是不信任我們的，——可是這點錢連付利錢都還不夠呢。（以手掩面）我的命運今天要決定了，我的命運……

特（取笑娃略）陸伯興太太！

娃（氣沖沖地）永久的學生被學校開除過兩次了，真不害臊。

柳 娃略，你怎麼這麼容易掛火呀？跟你鬧着玩兒，管你叫陸伯興太太，那又礙得了什麼事？願意的話，你不妨嫁給陸伯興，他是一個好人，一個挺有趣的人。要是不願意，就別

嫁給他：乖孩子，沒有人來強迫你的……

娃 媽，我得承認，我很有這個意思。他是一個好人，我很喜歡他。

柳 那麼，嫁給他就是了。還等什麼哪，我真不明白！

娃 媽，我可不能自己向他開口呀。這兩年來，大家都跟我提起他，大家都存了這個心，可是，他不是一聲不響，便是拿這件事說着打趣。我知道的。他在弄錢，事由兒忙，沒有閒工夫跟我談什麼戀愛。要是有錢的話，有一點也行，就算是一百盧布吧，我一定會拋棄一切，跑到老遠老遠的地方去的。我寧可進修道院。

特 好福氣！

娃 （向特羅菲莫夫）做學生的應該聰敏一點！（柔聲說話，帶着眼淚）您真醜，彼楷，您多麼蒼老呀！（向柳薄夫·安德列夫娜，已經不哭了）媽，在這兒閑待着沒事做，真鬱悶死了。我連一分鐘也不能閒下來的。

〔雅沙上。〕

雅（好容易纔抑制了笑）葉瑟霍獨夫打折了一根球桿兒……（下）

娃 葉瑟霍獨夫來這兒幹什麼？誰讓他打台球的？這幫人我真不懂……（下）

柳 彼楷，別跟她打哈哈了，您瞧，她已經夠慘的了。

特 大驚小怪，愛管閑事，她就壞在這上頭。整整一個夏天，她就沒有讓我跟安嫻安靜過，只怕我們會發生什麼羅曼司。關她什麼屁事？何況壓根兒沒那麼八宗事，我決不是那麼下流的人。我們是超過戀愛的。

柳 那麼，我大概是低過戀愛了。（在強度的不安中）列昂尼怎麼還回來？地產到底出賣了沒有，只要有個準信兒就好了。我這條苦命受過了多少折磨，說給誰聽都不會相信的，叫我怎麼辦哪，我簡直沒主意了……要哭，我這會兒就哭得出來……出去，什麼都做得出來。彼楷，救救我吧。想點話出來說說，您說呀……

特 地產今天賣了也罷，沒有賣也罷，那還不是一樣？地皮的事算完了，再也沒有往回轉的路了，路上長滿了草。我敬愛的太太，請安靜一點吧。您不能再欺騙自己了，這一次

您得睜開眼睛，看清楚這殘酷的事實。

柳

什麼事實？您看得出哪兒是事實，哪兒不是事實？我却瞎了眼睛昏了頭，什麼也看不清。您有勇氣解決一切重要的問題，可是好朋友請告訴我，那是不是因為您年輕，您還沒有為解決問題而受到許多折磨？您有勇氣抬頭往前看，那是不是因為生活還沒有暴露在您年輕的眼睛前面，您還沒有看見或者想像到有許多可怕的景象？您比我們勇敢，誠實，深刻；可是請想一想，哪怕只要浮面地想一想就感您的恩不淺了。您可憐可憐我吧。您想，我在這兒長大，我的父母，我的祖父，全住在這兒，我愛這所房子，沒有了櫻桃園我就會失去生活的意義，假使一定要賣掉的話，那麼，也把我一塊兒賣了吧……（擁抱特羅菲莫夫，吻他的前額）我的兒子是在這兒淹死的……

（哭）慈悲慈悲我吧，我的好人，我的活菩薩。

特

您知道，我是用我整個的靈魂同情着您的。

柳

可是，您應該換一種口氣說……（舉起手帕，電報墜地）我今天心裏多麼難過，您

特

柳

是不能想像的。這兒鬧轟轟的，我一聽見什麼，心總要撲通撲通跳個不停，直發毛，可是我也不能一個人躲着，靜悄悄的實在可怕，彼楷，請不要責備我……我愛您，像愛我的親人一樣。我敢對天起誓，我的確願意把安嬭許配給您，可是好朋友，現在您得讀書，畢了業再說。您一點事也沒做，只憑命運把您捧到東又搬到西，這多麼糟……

：對不對？您說還有，您該修修鬍子了，讓牠長得那個一點……（笑）您真可笑！

（拾起電報）我不想做一個美男子。

這電報是從巴黎打來的。我每天總要接到這麼一封。昨天，今天，都接着了。那個野蠻傢伙又害病了，病得怪厲害的……他請求我饒恕他，死乞白賴要我回去，說真個的，我也應該到巴黎去，跟他親近親近了。彼楷，您又板起了臉，可是怎麼辦呢，我的好朋友，您叫我怎麼辦呢？他有病，他孤單，他不幸，那兒有誰會照顧他，留心讓他別做錯事。按時候給他吃藥呢？我又何必瞞着不說，我愛他，這是明明白白的事。愛他，愛他……這好像是一塊石頭吊在我頸子上，我帶着牠一塊兒往下沉，我可還是愛這塊石頭，

沒有牠我就不能活。(緊握特羅菲莫夫的手)別以為我說的是傻話,彼楷,別對我說什麼,別對我說……

特

(噙淚地)看上帝的份上,請原諒我說話唐突:是他搶了您!

柳

不!!!不能這麼說喲……(掩耳)

特

他是一個荒唐鬼,只有您纔矇在鼓裏不知道!他是一個小渾蛋,至不濟的低能兒

……

柳

(氣極,但仍自制着)您二十六七歲了,可還是一個中學二年級生!

特

管牠呢!

柳

應該是一個大人了,到了這個歲數,您應該了解在戀愛着的人的心情了。自己也應

該去戀愛……去嚐嚐戀愛的滋味!(憤然)對了,對了!您這算不得清白,您這叫愛

擺虛架子,假充正經,簡直渾蛋,不倫不類……

特

(驚恐)她說了些什麼!

柳 『我是超過戀愛的！』哼，其實您並沒有超過戀愛，像費爾司所說，您不過是一個不

成器的東西罷了。到了這個歲數，還沒有一個愛人……

特 （驚恐）真可怕，她說了些什麼？（急入大客廳，敲着頭）真可怕……我受不了，

我要走……（下，即刻又蹺回）我們一切算完了！（走進前廳）

柳 （追着他喊）彼楷，等一等！傻東西，我是說着玩兒的呀！彼楷！

〔聽見前廳裏有人跑上樓梯，忽然碰的一聲摔了下來，安嫻和娃略失聲驚叫，但隨即又笑了。〕

柳 怎麼啦？

〔安嫻上。〕

安 （笑）彼楷從樓梯上摔下來了！（跑出）

柳 彼楷真是一個怪物……

〔火車站站長站在大客廳的中央，讀着A·托爾斯太的『女罪人』。大家聽他讀，但只讀了不多幾行，從前廳吹進來華爾茲舞曲抑揚頓挫的節奏，朗誦便中止了。大家跳舞。特羅非莫夫，安嫻，娃，和柳，薄夫，安德列夫。〕

娜從前廳那頭進來。

柳 得啦，彼楷……純潔的靈魂……您饒了我吧……我們跳舞吧……（和特羅菲莫

夫跳舞）

〔安姆和娃略跳在一起。〕

〔費爾司上將拐杖靠側門放好，雅沙也從起坐間那頭進來，望着跳舞。〕

雅 老爺子，怎麼樣？

費 我心裏不好過。從前我們這裏開茶舞會，請來的全是一些將軍，伯爵，海軍上將，現在可不同了，好容易把郵政局職員，火車站站長請了來，還算是給了咱們天大的面子。我身子一天不如一天了。去世了的老東家，這兒小主人的爺爺，趕他在世的時候，常用封臘給人家治病。我每天吃封臘，吃了二十年了，或者還不止二十年哩；說不定我就是靠着封臘活命的。

雅 老爺子，聽得膩煩了。（打呵欠）你趕快回老家去吧。

費 味，你這……不成器的東西！（嘟囔着）

〔特羅菲莫夫和柳薄夫·安德列夫娜先在大客廳裏跳舞，後來跳進起坐間來。〕

柳 Mercî 我要坐下歇歇……（坐下）我累極了。

〔安嬌上。〕

安 （激動地）剛纔廚房裏有人說，櫻桃園今天已經賣掉了。

柳 賣給誰的？

安 賣給誰，他倒沒有說。那人已經走了。（和特羅菲莫夫起舞，跳進大客廳）

雅 是一個老頭子在那兒瞎噓呢。一個不認得的人。

費 列昂尼·安德列維支還沒有回來。他身上的外套薄得很，那是一件春季外套，瞧他

不招涼才怪的哪。嚶，年輕輕的小夥子！

柳 我要急死了。快去，雅沙，你去打聽打聽賣給誰了。

雅 那人早就走了，那個老頭子（笑）

柳 (微愠) 嘻，笑什麼有什麼可樂的？

雅 葉瑟霍獨夫太可笑了。糊塗蟲。二十二個不走運。

柳 費爾司，地產要是賣掉了，你還能上哪兒去？

費 您要上哪兒，我就上哪兒。

柳 你臉色怎麼這麼難看？你不舒服嗎？還是去睡覺吧……

費 是的……(嘲笑) 我去睡覺，可是沒有我在這兒，誰來伺候您，裏裏外外這些事交

給誰辦呢？宅裏頭就只有我一個人呀。

雅 (向柳薄夫·安德列夫娜) 柳薄夫·安德列夫娜！我要拜托您一件事，您開開恩！

您要再到巴黎去的話，行行好，一定把我也帶了走。我在這兒絕對待不下去了。(掃視四屬，悄悄地) 還有什麼可說的呢，您自己也看得出來，未開化的國家，不道德的國民，加之又是警悶，喫的東西叫人見了怪噁心的，還有費爾司這老傢伙總是嘟嘟囔囔的，說些文不對題的話。把我帶了走吧，您開開恩！

〔畢希柴克上。〕

畢 我可不可以請求您……跳一支華爾茲，美麗的太太……〔柳薄夫·安德列夫娜

和他同行〕好太太，我還是只要借您一百八十盧布……借您……〔跳舞〕一百

八十盧布……〔轉進大客廳〕

雅 （輕聲唱）『知否我靈魂的激動……』

〔大客廳那頭，有一個頭戴灰呢高帽子，身穿花格子布褲的人物，在揮動着雙手，跳躍着喊道：「好呀，夏洛達

·伊努諾夫娜！』

董

（停步，撲粉）小姐叫我也來跳舞——男先生太多，女太太太少了——可是，我一

跳舞就覺得頭昏眼花，心跳得厲害，還有，費爾司·尼古拉維支，剛才一位在郵政局辦事的老爺對我說了些話，我簡直高興得氣都透不過來了。

〔音樂靜下來。〕

費 他對你怎麼說？

董 『他說，您像一朵花。』

雅 （打呵欠）沒有教養的東西……（下）

董 像一朵花……我是這樣一個高貴的女子，我最愛聽這些恭維話。

費 你讓他給迷住了。

〔葉瑟霍獨夫上。〕

葉 亞夫獨惜·費陀羅夫娜，您不願意見我……把我看得像一個臭蟲。（歎息）唉，這樣的生活！

董 您要什麼？

葉 無疑地，您也許對。（歎氣）不過，當然啦，倘若從所謂觀點上看起來，那麼，請容許我這樣表白，並且饒恕我的直爽，您把我帶進一種心境了。我很知命，我每天總得碰上一些倒楣事，現在也過慣了，我會帶着笑臉，聽天由命的，您跟我有約，雖然我……

董 我求求您，咱們以後再談吧，現在讓我一個人待着，安靜一會兒。我要靜下來想一想。

(搨扇子)

葉 每天總得遭上點倒楣事，可是我呢，請容許我這樣表白，我却一笑了之。

(娃略由大客廳入。)

娃 謝棉，你還沒有走嗎？您怎麼啦，真是一個不識好歹的傢伙。(向董嬭沙)董嬭沙，你

走。(向葉琵琶獨夫)先是打台球，把球桿兒打折了，接着又在起坐間裏搖來擺去，大模大樣，像是一個大客人似的。

葉 讓我告訴您，您沒有資格罵我。

娃 我不是罵你，我不過說說罷了。你只曉得東跑西鑽的，什麼事也不做。雇這麼一個事務員幹嗎，只有天知道。

葉 (老羞成怒)我做不做事，踮躑不踮躑，吃不吃，打不打台球，只有懂事的或者長輩的人纔配管。

娃 你敢對我說這樣的話！(大怒)你敢？你說我不懂事？你給我滾蛋！馬上給我滾！

葉 (畏縮) 請您好好兒說。

娃 (不能遏制自己) 馬上給我滾滾! (他往門那邊走, 她在後面跟着) 二十二個不

走運, 你的魂兒也給我滾出去! 連影子也不要讓我看見! (葉琶霍獨夫出; 門外邊有

他的聲音: 『我要告你』) 啊, 你又來了? (抓起費爾司放在門邊的拐杖) 來……

來……來, 我來教訓教訓你……啊, 你來不來, 來不來, 給你知知道知道我的厲害……

(用手杖亂打, 陸伯興正在這時候上)

陸 不勝感激之至。

娃 (盛怒未消, 嘲笑地) 失禮了。

陸 沒關係, 沒關係。我非常感謝您這種熱烈的招待。

娃 招待不週, 不值得謝的。(走開去, 接着掃視一下, 又柔聲地問) 我沒碰傷您什麼地

方吧?

陸 沒有, 沒什麼, 不過, 打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疤。

大客廳裏的聲音

陸伯興到，葉莫拉衣·亞列克舍支！

畢 我當是誰呢……（和陸伯興接吻）你身上有一股白蘭地味兒，親愛的。我們也正

在這兒作樂哪。

〔柳溥夫·安德列夫娜上。〕

柳 葉莫拉衣·亞列克舍支，是您嗎？怎麼這麼晚纔來？列昂尼呢？

陸 列昂尼·安德列維支跟我一塊兒回來的，他就要來了……

柳 （激動）噫，怎麼樣了？買賣怎麼樣了？您說呀！

陸 （困窘，深怕露出得意之色）買賣在四點鐘就完了……我們誤了一班車，所以一

直等到了九點半。（重重地歎了一口氣）唉！我弄得有點頭昏了……

〔曼耶夫上，右手提著所購物，左手拭眼淚。〕

柳 璉涅，怎麼了？璉涅，呃？（急躁，帶着眼淚）看老天爺的份上，你快說呀……

曼 （一句話也不回答她，祇是揮手，轉向費爾司，喊）這個拿去……這兒是馬鯊，凱爾

契②出產的鱒白魚……我今天一天沒吃東西……我受了多大的苦！(台球房的門敞開着，聽見台球相碰聲，雅沙的聲音：「七對十八！」夏耶夫的表情改變了，他不

再大聲喊了)我累死了。費爾司，給我換衣服。(經過大客廳，到自己房裏去，費爾司跟着他)

畢 買賣怎樣？告訴我們呀！

柳 櫻桃園賣了嗎？

陸 賣了。

柳 誰買的？

陸 我。(略停)

(柳薄夫·安德列夫娜心意俱；在起坐間中央的地板上，忽然出走。旁邊要沒有開椅和桌子的話，她早已跌倒了。娃略從腰帶上解下鑰匙，懶

陸 我買了！等一等，諸位，請不要催我，頭昏得厲害，我說不出話來……(笑)我去的時

候，節裏岡諾夫已經在那兒了。列昂尼·安德列維支只有一萬五，可是節裏岡諾夫一下子出價就超出了抵押額三萬。一看情形不妙，我就趕上去，加到四萬。他加到四萬五。我再加到五萬五。這就是說，他五千五千地加，我却一萬一萬地加……好，不久拍賣算完了。我出價超出了抵押額九萬，所以落在我手裏了。現在櫻桃園屬於我了！屬於我了！（揉腹大笑）我的上帝，我的天，櫻桃園是我的了！對我說，我是喝醉了，發瘋了，一切看起來像是真的，而其實都不是的……（頓足）別笑我！假使我父親和祖父能夠從墳墓裏爬起來，看到這件奇怪的事，常常被他們打一個字不認得，冬天光着腳滿處亂跑的葉莫拉衣，就是那同一個葉莫拉衣，現在居然置下了世界上再也找不出第二塊的好土地。我買了我父親和祖父在那兒做過奴隸，甚至連廚房也不許進去的一塊地。我是在做夢，這不過是一個幻夢，不會是真的……這是你們在無知昏暗之中空想的結果……（拾起鑰匙，柔柔地笑）把鑰匙給去了，她想表示說，她已經不再是這兒的主人了……（把鑰匙弄出叮噠聲來）唉，反正一樣。（聽

見樂隊調音的聲音）喂，樂師們，把絲絃兒調起來，我要聽！大家來看呀，看我葉莫拉衣·陸伯興用斧頭在櫻桃園裏砍樹，看樹木一根一根倒在地上！我們要在這兒建造別墅，我們的子子孫孫要在這兒發見一種新生活……音樂奏起來呀！

〔奏樂，柳莎夫·安德列夫娜跌坐在椅子上，哭得很慘。〕

陸

（帶着斥責的意味）爲什麼，爲什麼您不聽我的話？我可憐的好太太，現在事由兒已經不能挽回了。（帶着眼淚）這一切給我早點完了吧，我們這種支離滅裂的不幸的生活快點改變一下吧。

畢

（抓住他的手，悄悄地）她在哭着呢。我們到大客廳裏去吧，讓她一個人歇一歇……來吧……（抓住他的手，向大客廳走去）

陸

怎麼啦？你們倒是賣點兒力氣奏樂呀！一切都得照我的意思去做！（譏諷地）新的地主，櫻桃園的領主來了！（無意中碰觸了一隻茶几，差點兒沒把枝形燭架弄翻）不要緊，什麼我都買得起！（和畢希柴克同下）

〔除了柳薄夫·安德列夫娜之外，大客廳和起坐間裏沒有一個人，她坐在那裏，身體縮成一團，悽然抽泣着。樂聲嗚咽着。安嫗和特羅菲莫夫急上安嫗接近母親，跪在她前面。特羅菲莫夫站在大客廳的入口處。〕

安

媽……媽，你哭了嗎？我親愛，可敬的好媽媽，我美麗的媽媽，我愛你……我祝福你。櫻桃園賣掉了，牠已經沒有了，這是真的，真的，可是別哭呀，媽，生活依然留在你的前面，你依然有你可愛的純潔的靈魂……跟我來吧，來，我親愛的，離開這兒，來……我們將建立起一個新的花園，比現在這個還要豐美，你看得見牠，你會了解牠，而幸福，那平靜的深謐的幸福，要降落在你的靈魂，像夕陽降落在黃昏，你要微笑的，媽媽！來吧，親愛的！來……

幕
落

●「法語」一對一對地走！

① 法語：『大環舞，旋轉！』『騎士們跪下，向你們的命婦道謝！』

② 羅馬暴君喀利古拉生於紀元後一二至四一年，據說曾建築一所考究的房子，使駿馬名英錫達安斯者居住在內，並封牠在元老院參政云。

③ 德語：一，二，三！

④ 德語：很好的人，但又是很壞的音樂家。

⑤ 原文是一個具體名詞，指一種包含有愛擺磁架子，假充正經等等特性的人而言，發音和我文「清白」一字相近。此處因為一時找不出適當的譯語，只好和釋成頗為累贅的動詞而且與中文「清白」一字的發音相去太遠了。

⑥ 法語：謝謝。此處是歐人跳舞交際時的應酬語。

⑦ 北克里米亞的港口。

第四幕

舞臺裝置與第一幕同。窗上沒有窗簾，室內沒有圖書，只有不多幾件傢具，壓亂地堆在一角，彷彿專門等待拍戲似的。令人起四壁蕭條之感。在出口的門旁和舞臺的深處，放着手提箱，包袱等等。左方門開着，從這裏聽得見娃略和安孀的聲音。陸伯興坐在那裏等着。雅沙手裏托盤，上面有幾隻斟滿香檳酒的小酒杯。亞瑟霍爾夫在前廳捆繫箱子。舞臺後面有含糊低微的語聲，這是農夫們給送行來了。夏耶夫的聲音：「多謝，兄弟，多謝你們。」

雅 老百姓送行來了。葉莫拉衣·亞列克舍支，我的意見是這樣：這些人都是好人，就可惜懂得太少了。

〔含糊低微的語聲沉寂了。柳薄夫·安德列夫娜和夏耶夫由前廳同上；她沒有哭，但憔悴若失，臉部起著瘰。

，說不出話。

夏 柳巴，你把錢袋給了他們。這是不行的！不行的！

柳 我沒有法子呀！沒有法子呀！（二人同下）

陸 （在門口，追隨在他們後面）我以至誠請您二位賞光請喝一杯離別的酒！在鎮上沒想到買點什麼東西回來，到了火車站，才想起買了這麼一瓶酒。請呀！（略停）諸位，怎麼不想喝嗎？（從門邊離開）早知道這樣，我也不買了。呃，我也不想喝。（雅沙小心翼翼把托盤放在椅子上）雅沙，那麼你來喝一杯吧！

雅 祝走的人一路平安！祝留在這兒的人萬事如意！（喝酒）我敢說，這不是真正地道的香檳酒。

陸 這一瓶八個盧布呢。（略停）這兒可真夠冷的。

雅 今天沒生爐子，反正我們要走了。（笑）

陸 你怎麼啦？

雅 我打心底裏覺着快活。

陸 外邊已經是十月天了，可是陽光和煦，四周靜悄悄地，簡直像夏天一樣。天氣太好了。（看錶，在門口）諸位，別忘了，離開車一共只有四十七分鐘了！也就是說，你們在二十分鐘以內必須趕到火車站。快點吧。

〔特羅菲莫夫身穿外套，由院子方面上。〕

特 我看該是走的時候了。馬車已經套好了。鬼知道我的套鞋到哪兒去了。不見了。（在門口）安孀，我的套鞋不見了！怎麼也找不着！

陸 我要到哈里珂夫去。跟你們一塊坐火車去。我打算在哈里珂夫過冬。成天跟你們這幫人鬼混，一點事也不做，簡直要我的命。要我不幹活兒是不行的，我不知道應該把我兩隻手往哪兒攔；攔攔搖搖的，倒是別人的手。

特 我們馬上就要走了，您又可以進行您有益的工作了。

陸 乾一杯吧。

特 我可不能喝了。

陸 那麼，是到莫斯科去嗎？

特 是的，我先送他們到鎮上，明天就動身向莫斯科出發。

陸 是的……我想教授們一定還沒有開講，多半還在等着你去呢！

特 你管不着。

陸 你在大學裏讀了幾年？

特 想點新鮮玩藝吧。這笑話說得太貧了。（尋找套鞋）要知道，我們也許不會再見面的了，那麼讓我來給你一個臨別的忠告吧：你別揮動你的手！這種揮動手的惡習慣，你得改改纔好。還有，建築了別墅，指望隨着時間的進展，叫別墅的住客慢慢兒都變成獨立的經營家，指望這個——這叫做揮霍，●也是揮……話可又說回來啦，我到底是喜歡你的。你有纖細而柔軔的指頭，像美術家的指頭一樣，你有敏銳而柔軔的靈魂……

陸（擁抱他）再見吧，老朋友。一切費心，謝謝你。假使你要的話，可以從我這兒拿點盤纏去。

特 我爲什麼要拿呢？我用不着。

陸 您身邊不是沒有錢嗎！

特 我有錢。謝謝您。我翻譯東西，得了些錢。瞧，錢在這兒哪，在口袋裏。（焦急不安）可是我找不着我的套鞋！

娃（在另外一間屋子裏）這兒是你的破垃圾，拿去吧！（將橡皮套鞋拋在舞臺上）
娃略，您這是生誰的氣呀？唉……這雙不是我的套鞋！

陸 我在春天種過三千俄畝的罌粟花，現在淨賺了四千。罌粟花盛開的時候，簡直有圖畫一樣美麗！就這麼的，我淨賺了四千，還有一層，我要借錢給你，我有力量周濟你。你別反穿着皮襖跟我裝羊，好不好？我是鄉下佬……說乾脆的。

特 你父親是種地的，我父親是藥劑師，從這上而得不出什麼結論。（陸伯興取出一隻

袖珍皮夾來）別這樣，別這樣……就算給我二十萬，我也不受。我是一個自由人。你們鬧的窮的全算在裏頭，你們覺得了不起的東西，對於我是一點影響也不會有的，好像空中飄舞的棉屑一樣。沒有你們我也過活得了，我能夠不碰你們，走過你們的身旁，我是強壯的，驕傲的。人類向着最高的真理，地面上能允許有的最高的幸福節節前進，我呀就站在最前線！

陸 你能夠達到嗎？

特 能夠達到的。（略停）我自己達到，要不然，就是在失敗中指示給別人一條能夠達到的路。

〔聽見遠處有人砍伐樹木的聲音。〕

陸 那麼，再見吧，老朋友。這時光該走了。我們彼此給自己吹牛，實際的生活可老是那麼回事。逢我長時期操勞不疲倦的時候，我的頭腦變得非常輕快，我好像已經明白了我在爲着什麼生存。可是老兄，在俄國有多少人糊里糊塗，不明不白地生存着喲。不

過反正一樣，事業的循環跟這沒有關係。據說，列昂尼·安德列維支得了一個好差使，他要到銀行裏去做事了，一年的薪水有六千……不過他不會待長的，他太懶惰了……

安（在門口）媽媽求您答應：在她還沒有離開這兒的時候，暫且不要砍花園裏的樹木。

特 真是未免太叫人難堪了……（由前廳下）

陸 我去叫他們停，就去……這些人真是（隨之下）

安 把費爾司送進醫院了沒有？

雅 我早上關照過的。大概已經把他送走了。

安（向由大客廳那頭走進來的葉瑟霍獨夫）謝棉·潘兼列維文，請您去問問，到底把費爾司送進了醫院沒有。

雅（怒）我早上關照過葉戈兒了。十遍二十遍地問，有什麼用！

葉 照我最後的意見，上了歲數的費爾司再修理一下也不濟事了，這時光他該去見見他的祖宗了。我只有羨慕他。（將手提箱放在帽匣子上，帽匣子給壓壞了）到底都弄齊全了。我早就這麼想的不是。（下）

雅

（嘲笑地）二十二個不走運……

娃

（在門後）把費爾司送進醫院了沒有？

安

送去了。

娃

爲什麼不把信送給大夫呢？

安

這得馬上趕着送去……（下）

娃

（在鄰室）雅沙在哪兒告訴他，他母親來了，要跟他道別呢。

雅

（揮手）忍無可忍，憑你耐性再好一點的人也受不住。

〔董孀沙一直在李雅物旁邊忙活着，現在雅沙只留下一個人留在舞臺上了，她跑近他跟前去。〕

董 雅沙，只要您再看我一眼呵。您要走了……要丟掉我了……（撲過去，摟抱他的頸

子)

雅 哭什麼？（喝香檳酒）六天之內我要回到巴黎了。明天，我們坐着特別快車，一直一直往前跑，我們就此永別了。這簡直叫人不能相信。Vive la France ●……這地方不是給我預備的，我住不慣……簡直沒辦法。看夠了蠻荒的世界——我看得夠了。（喝香檳酒）哭有什麼用？好好兒看管自己，那就不會哭了。

董 （撲粉，挽鏡顧盼）到了巴黎，要寫信來喲。我愛您，雅沙，我多麼愛您呀！我是一個柔弱的人，雅沙！

雅 有人來了。（在手提箱旁邊忙碌着，低聲哼着歌）

〔柳薄夫·安德列夫娜，曼耶夫，安嫺和夏洛達·伊房諾夫娜同上。〕

夏 我們現在就走吧。時間不多了。（望雅沙）誰身上有一股鹹魚味兒？

柳 再待十分鐘，我們就得上馬車了……（投給房間一瞥）再見吧，親愛的房子，年老的爺爺。冬天過去，春天來臨，那時候你已經不存在了，人家會把你拆得稀里花啦，一

塌糊塗。唉，這些梁牆曾經看見過多少人事的變幻呵！（熱情地吻女兒）我的寶貝，你臉上發着光，眼珠子閃動得像兩顆寶石一樣。你滿足嗎？十分滿足嗎？

安 十分滿足！媽，新生活開始了。

夏 （欣然）說真個的，現在一切都好，沒有賣掉櫻桃園的時候，我們大家恐慌不定，煩惱着，焦躁着，後來，等到問題一解決，再也不能三心兩意了，說也奇怪，大家倒定下心來，甚至變得高興起來了。我是銀行裏的職員，我現在在是金融家了……紅球打到中間去，而你呢，柳巴，無論如何，看起來也好得多了，這是不成問題的。

柳 是的，我的神經平靜得多了，這是真的。（他幫她戴上帽子，穿上外套）我現在睡得塌實了。雅沙，把我的行李搬出去。是時候了。（向安孀）親女兒，我們不久就會見面的……我這回上巴黎去，預備靠雅羅斯拉夫的祖母送來買地產的那點錢生活下去，——祝福祖母，——雖然這點錢是不會保留很久的。

安 媽，你得早點，早點回來……好不好？我現在要準備中學校的畢業考試，然後我去做

事，幫助你。媽，我們要在一塊讀各種的書……好不好？（吻母親的手）我們要在秋天的晚上讀完許許多多書，在我們眼前將展開一個新奇美麗的世界……（冥想）媽，你要回來的……

柳 要回來的，我的心肝。（擁抱女兒）

夏 幸福的夏洛達：唱着歌！

夏 （拿起狀如襪襖的包袱）寶寶快睡吧，嗯嗯……（聽得見嬰兒的哭聲：嗚哇，嗚哇！……）
 ……（寶寶別哭啦，嗯，我的寶寶要睡覺，嗯。嗚哇！……嗚哇！）你真叫你媽傷心了。（將包袱擲在地上）請你們給我找一個新的職業吧。我不能再這麼閒待下去了。

陸 找得着的，夏洛達·伊房諾夫娜，您放心好了。

夏 大家都丟開了我們，娃略也要走了……我們忽然變得沒有用處了。

夏 我在鎮上沒有地方住。我得走……（哼着）反正一樣……

〔畢希樂克上。〕

陸 自然的奇蹟！……

畢 （喘息）呵唷，讓我的呼吸平靜一下吧……我真累壞了……我高貴的朋友們，給我點水……

夏 橫是又要來借錢了？恭順的忠僕可不能奉陪你了……（下）

畢 我好久沒到您府上來了……我美麗的太太……（向陸伯興）你也在這兒……見到你，我真高興……有着大量智慧的人……這個拿去……你收下吧。（給陸伯興）這是四百盧布……我還欠你八百四十……

陸 （滿腹狐疑，聳肩）好像做夢似的……哪兒來的這麼多錢？

畢 等一會兒……我熱得很……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有幾個英國人到我的領地上來，在那兒發見了一種白膠泥……（向柳薄夫·安德列夫娜）這是四百，還給您的……我美麗的……天仙一般的太太……（給錢，其餘，等以後再還。（喝水）

方才在火車上，一個年輕人告訴我，有一位什麼……偉大的哲學家勸我們從屋頂上往下跳……他說『跳下去呀！』——縱身一跳，便什麼都完了。（作驚奇狀）你們想想看，喝水呀……

陸 這些英國人是怎樣的傢伙？

畢 我把有膠泥的那塊地租給了他們二十四年……現在我忙得很，對不起，我不能奉陪了……我得繼續趕路……我要去找市諾衣珂夫……卡爾唐莫諾夫……我欠了許多人的債……（喝水）再見……星期四我再來……

柳 我們正要到鎮上去，明天我要動身到外國去了……

畢 怎麼（愕然）爲什麼要到鎮上去？這些傢具……手提箱……哦，不要緊……（噙淚地）不要緊……有着偉大智慧的人們……那些英國人……不要緊……您會得到幸福的……上帝照顧您……不要緊……世無不散之局，一切都不免有個了結……（吻柳薄夫·安德列夫娜的手）等您聽說我的末日到了，千萬請記

件這匹……這匹馬，請您這麼說：『世界上曾經有過這麼一個西棉翁諾夫——畢希柴克……願他早昇天堂……』今天天氣好極了……可不是……（慌忙走出，但隨即又蹙眉，在門口說）達甸卡向您問好！（下）

柳 現在該走了。臨走的時候，我還有兩件心事未了。第一是那害病的費爾司。（看錶）

我們還有五分鐘……

安 媽，費爾司已經進了醫院了。雅沙今天早上送他去的。

柳 第二件放不下的是娃略。她起得早，操勞慣了的，現在她閒着了，就像魚離開了水一樣。她消瘦了，蒼白了，時常哭哭啼啼的，可憐的孩子……（略停）葉莫拉衣·亞列克舍支，您知道得很清楚的；我原是打算……把她嫁給您，大家都看得出，您的確是想結婚的。（湊着安孀的耳朵唧唧咕咕了幾句，安孀又向夏洛達領首示意，二人同下）她愛您，又合您的意，我真不懂，不懂你們倆爲什麼老是互相躲着不親熱親熱。我真不明白！

陸 老實告訴您說，連我自己也不大明白。一切都有點兒怪……要是有的話，我現在就想去試一試……一下子把牠解決了——那就什麼都定了，可是要不是您提起，我想我還是不會去求婚的。

柳 好極了。只要一分鐘就可以完事大吉了。我這就去叫她……

陸 可巧有香檳酒在這兒。（看酒杯）空了，誰給喝光了。（雅沙咳嗽）咕噠咕噠一下子，牛飲水似的全給喝光了……

柳 （精神抖擻地）好極了。我們要走了……雅沙，*Ай-эй!* 我去叫她……（在門口）雅略，你歇歇手，到這兒來一趟。來呀！（和雅沙同下）

陸 （看錶）好……（略停）

〔門後發出一種忍俊不禁的竊笑聲，耳語聲，最後，雅略上。〕

娃 （檢點行李，過了好一會）奇怪，怎麼也找不着……

陸 您找什麼哪？

娃 我自己打的包，可記不起來了。（略停）

陸 娃爾娃拉·米海洛夫娜，您現在上哪兒？

娃 我嗎？我上辣古林家裏去……講好了給他們管理家務的……做個女管事的，或者別的什麼。

陸 他們是不是住在雅式涅服？離這兒大概有七十威爾斯忒遠。（略停）這麼一來，這屋裏的生活算完了……

娃 （看行李）東西到底擱在哪兒啦……也許我把牠放在大鐵箱裏了……您說得對，這屋裏的生活算完了……再也不會有了……

陸 我這就到哈里珂夫去……搭這一班車。事由兒太忙了。我把葉瑟霍獨夫留在這兒……我雇了他了。

娃 雇了他！

陸 假使您還記得的話，去年這時候，已經下雪了，可是現在呢，靜悄悄的，一點大風大雨

也沒有，到處滿是老陽。只是冷了一點……冷到了三度。

娃 我還沒有看。（略停）哦，我們的寒暑表壞了……（略停）

門外從院子裏傳來的聲音 葉莫拉衣·亞力克舍支……

陸 （彷彿早就等着有人叫他）我這就來（急下）

〔娃略坐在地板上，把腦袋枕在包衣服的包袱上，輕聲啜泣。門開了，柳薄夫·安德列夫娜躡手躡腳走進來。〕

柳 怎麼（略停）該走了呀。

娃 （已經不哭了，揩眼睛）是的，媽，是時候了。只要不誤了車，我今天還來得及趕到辣

古林家裏去……

柳 （在門口）安孀，快穿好衣服！

〔安孀上，後面是憂耶夫和夏洛達·伊房諾夫娜。憂耶夫身穿厚大衣，頭戴防寒用的頭巾。僕人和車夫們排

門而入。葉瑟霍獨夫在行李旁邊忙碌着。

柳 現在可真的要動身了。

安（欣然）動身了！

夏 朋友們，我親愛的，敬重的朋友們！我要永遠離開這所房子了，我能閉口不說話，忍着不把這會兒緊緊漲滿了我整個靈魂的那種感覺在離別的一剎那間傾吐出來嗎？

……

安（懇願地）舅舅！

娃娃舅舅，別說啦！

夏（意氣銷沉）撞回來，把紅球打到中間去……我不說話了……

〔特羅菲莫夫上，隨後是陸伯興。〕

特 怎麼，諸位，是走的時候了！

陸 葉瑟霍獨夫，我的外套！

柳 我再坐一分鐘。好像我從前從來沒有注意過屋裏的牆和天花板是怎樣的，現在我却帶着一脈哀愁，拼命看着牠們。

夏 我記得，我六歲的時候，復活主日，我在這窗旁邊坐着看父親到教堂裏去……

柳 東西都搬出去了嗎？

陸 我想是的。（向葉瑟霍獨夫，一邊穿上外套）葉瑟霍獨夫，家裏的事你要多留點兒心。

葉 （用嘎聲說話）葉莫拉衣·亞列克舍支，您放心，都有我哪！

陸 你嗓子怎麼了？

葉 我剛喝了點水，什麼東西梗住了。

雅 （蔑視地）下流東西……

柳 我們走了——這兒一個人都不賸，全要走了……

陸 一直到明年春天。

娃 （從包袱中抽出一把傘來，作揮擊狀。陸伯興吃了一驚）您這是怎麼啦……我想都沒有想到。

特 諸位，上馬車吧……時候到了！火車馬上就要到了！

娃 彼楷，這兒是您的套鞋，瞧在手提箱旁邊哪。（帶着眼淚）多麼舊，多麼髒……

特 （穿套鞋）走吧，諸位……

夏 （窘極，差不多要哭出來）火車站……火車站……交叉球打到中間，白球撞回來

打到拐角去……

柳 走吧！

陸 人都齊了嗎？那邊沒有人了嗎？（鎖上左首的側門）這兒堆着許多東西，得鎖起來。

走吧……

安 再見了家！再見了，舊生活！

特 新生活萬歲……（和安嬭同下）

〔娃略環顧室內一周，不慌不忙走出。雅沙及夏洛達帶狗下。〕

陸 到明年春天。諸位，出去吧……再見……（下）

〔柳薄夫·安德列夫娜和憂耶夫二人留下。他們好像正等着這機會，互相擁抱對方的頸子，有節制地，悄聲地，哀哭着，恐怕被人家聽見。〕

夏 (在絕望中) 妹妹，妹妹……

柳 呵，我親愛的，精緻的，美麗的花園……我的生活，我的青春，我的幸福，再見啦……再見……

安孀的聲音 (欣然叫喚着) 媽……

特羅菲莫夫的聲音 (欣然，興奮地) 喔呵！……

柳 最後一次，再看看這些牆，這些窗子……去世了的媽常常喜歡在這屋裏來回躡躑的……

夏 妹妹，妹妹……

安孀的聲音 媽……

特羅菲莫夫的聲音 喔呵！……

柳 我們來了……（下）

〔舞臺上空無一人，先聽見門戶全上了鎖的聲音，其後又聽見馬車遠去的聲音。靜寂統治着。只有砍伐樹木的遲鈍的聲音打破周遭的沉寂，淒涼地，憂鬱地。〕

〔聽見足步聲。費爾司在右邊的門口出現。他和平日一樣，穿着短上衣和白背襟，濛濛着拖鞋。他病了。〕

費 （走近門，接觸把手）鎖上了。他們都走了……（坐落在沙發上）他們把我給忘

了……不要緊……我坐在這兒……列昂尼·安德列維支恐怕沒有穿那件皮大氅，他還是穿薄外套走的……（惦掛着，歎了一口氣）沒有我照顧着他……年輕小夥子（唧噥了許多聽不清的話）生命消逝了，好像我這一輩子沒有活過一樣……（躺下）我要躺下來……你一點力氣也沒有了，什麼都完了，完了……味，你這……不成器的東西……（一動不動地躺着）

〔聽見一種宛如來自天上的窸窣的聲音，一種弦索繃斷的聲音，繼而消逝了，周遭陷於沉鬱。靜寂汎溢着，只聽見遠處花園裏用鋤頭砍伐樹木的聲音。〕

幕落

● 按俄語「揮動」和「揮霍」同是一字，譯成中文時，很難找到同音歧義而又如此巧合的字眼，現在權且譯成這樣，希望能利用讀者的錯覺，將「揮動」和「揮霍」二字連繫起來。

● 法語：法蘭西萬歲！

● 法語：走！

● 聖靈降臨祭之第一日（星期日）

● 歐人用以呼喚遠處看不見的人的一種聲音。

附
錄

關於「櫻桃園」

K · S · 史丹尼斯拉夫斯基

我私自慶幸能夠在柴霍夫寫作櫻桃園的時候，從各方面觀察到他構思的過程。我們劇場的優伶阿爾菊有一次和安東·柏夫洛維支談起釣魚，他描摹怎樣把蟲子嵌上釣鉤，怎樣拋擲沉底的或者帶有浮子的釣竿。抱有軼才的優伶把諸如此類的場面表現得非常生動，柴霍夫衷心地抱憾，廣大的觀衆不能在戲園裏得到欣賞的機會。這之後，柴霍夫在河邊洗澡時碰見我們另一位優伶，就在那裏決定道：

『聽着在我的戲劇裏，應該讓阿爾菊捉魚，N君則在旁邊浴場裏洗澡，撒潑打滾，高聲叫喊，阿爾菊因為他把魚給嚇跑了，心裏便銜恨他。』

安東·柏夫洛維支憑藉幻覺，在舞台上看見他們——一個在浴場附近捉魚，另一個則在浴場裏，就是說，在舞台背後洗澡。幾天之後，安東·柏夫洛維支鄭重其事地對我們說，洗澡的人折斷了胳膊；可是，雖然如此，他却依然歡喜用一隻手打檯球。捉魚的人應該扮成一個釀釵多金的老傭人。

再過一些時候，柴霍夫開始在想像中描出了古老地主家庭的窗戶，樹枝打那兒爬進房裏來。後來，牠們開滿了雪樣白的花。接着，有一位太太住到柴霍夫所想像的屋子裏來。

『只是沒有這樣的女戲子呵。聽着！這應該是一個奇怪的老太婆。』柴霍夫想着說。『她時常跑到老傭人那裏去，問他要錢……』

纏繞在老太婆身邊的，不是她的兄弟就是叔叔——一位斷了胳膊的老爺，非常喜歡打檯球。他是一個沒有僕人伺候便生活不了的大孩子。有一回僕人出門了，沒有給老爺預備好褲子，他因此就躺了一整天在床上……

我們現在知道，哪些照樣存留在劇本裏，哪些毫無痕跡地消滅了，或者祇剩下些微不著目的痕跡。

一九零二年夏，當安東·柏夫洛維支準備動手寫『櫻桃園』劇本的時候，他跟他的夫人，莫斯科藝術劇院的女伶O·L·克尼片爾一同住在我們家裏，在我母親的領地留皮莫夫克。緊挨着，在我們鄰舍的家裏，住着一位英國女教師，一個身穿男裝，有着兩條長長的小姑娘的髮辮的，小而瘦削的傢伙。由於這種混合的外貌，你一下子不容易辨別出她的性別，身分和年齡。她和安東·柏夫洛維支很要好，柴霍夫也很高興和她來往。他們倆大概一禮拜見二次面，談些不三不四的渾話，譬如，柴霍夫告訴那英國女人說，他小時候是土耳其人，討過妻妾，等他不久回國，做了督軍，那時候就叫她去。好像酬答盛情似的，靈巧的英國女賣藝人便跳到他肩上，騎跨在上面，給安東·柏夫洛維支向所有經過他身邊的人行禮，就是說，把帽子從他頭上摘掉，像滑稽打諢的丑角似的，用洋涇浜俄國話寒暄道：

“Zlaster! Zlaster! Zlaster!”

這之後，她硬把柴霍夫的頭給弄低了，要他做出歡迎的表示。

看過『櫻桃園』的人，可以在這個非常奇妙的人物裏面發見夏洛達的原型。

一讀這劇本，我馬上全部領悟了，就把自己的喜悅寫信告訴柴霍夫。他是多麼地興奮啊！他想盡法子要叫我相信，夏洛達絕對應該是德國人，應該是憔悴而個子很大的人，

——就像和夏洛達所由脫胎的那英國女人完全不同的女伶穆拉托娃。

葉瑟霍獨夫這個角色是由許多形象集合而成的，主要的特徵則係採自一個住在別墅裏，時常跑來看安東·柏夫洛維支的事務員。柴霍夫時常和他談話，告訴他應該多讀書，應該變成有學問有教養的人。爲要變成這樣一個人物，那位葉瑟霍獨夫的原型使橫下了心，給自己買來一條紅領帶戴上，還打算學法文。我不知道，藉怎樣的方法，安東·柏夫洛維支從這個事務員達到了十足完備的形象，那已經不再是他拿來放在劇本初稿中的年輕的葉瑟霍獨夫了。

可是我們却沒有姿態恰如那人的優伶，而且那時我們不得不使爲安東·柏夫洛維支所敬愛的天才優伶 I·M·莫司克文在這個戲裏擔任一個角色。他當時却是年輕而消瘦的角色派給了他，年輕的藝術家拿來和自己的天分略加對照，隨意取捨，其時就在第一次雜伴兒戲的集會^⑤上按照自己的天分匆匆演出了。我們以爲安東·柏夫洛維支一定要爲這種任意態度而生氣，可是他却笑了，在試演結束的時候，對莫司克文說道：

『我就是要把他寫成這樣子。這妙極了，聽着！』

記得柴霍夫最後就照莫司克文所創造的那樣子寫成了。

學生特羅菲莫夫這個角色也是取材於那時留皮莫夫克住客之一。

一九零三年秋，安東·柏夫洛維支·柴霍夫以重病之身，到莫斯科來。然而，這並沒有妨害他在差不多每次排演的時候列席旁觀他的戲，戲的最後的題名，他那時還一點沒有影子。

有一天晚上，有人打電話轉告我說，柴霍夫要我到他家裏去商量事情。我立刻拋開了工作，急急出發，看見他在病中仍然是生氣勃發的。看起來，他把關於大功告成的談話寶貴得有如小孩子之於糖果一樣。照向例，那時大家坐在茶桌旁邊，愉快地笑着，因為只要有柴霍夫在座，人們總不會覺得枯索無聊的。吃完了茶，安東·柏夫格維支把我領到自己的書齋裏，關上了門，坐落在一向坐慣了的一個角落，叫我坐在他對面，第一百次嘮叨着說服我，要我更換他新作劇本裏他覺得不對勁兒的演奏人：『他們是優秀的藝術家』——他這麼急忙補足說，想緩和和他的語調。

我知道，這些談話不過是主要事情的序曲而已，所以我不跟他爭論，最後我們纔談到正題。柴霍夫長久地停頓着，試想嚴重起來。可是他沒有做成功——勝利的微笑從裏面突破到外邊。

『聽着，我給那個戲想到了一個很好的名稱。很好的一個！』他說着，眼也不霎地直視着我。

『叫什麼？』我興奮地問。

『叫 *Vishnevyy Sad*』他快活得捧腹大笑。

我不懂得他快活的原因，也想不出這名稱有什麼特殊的地方。爲了不使安東·柏夫洛維支懷喪，我便故意裝出像煞他的發見真叫我高興得了不得的樣子。新的劇名有什麼可以使他激動的呢？我開始仔細地向他打聽，不過又碰上了柴霍夫一種奇怪的特性：他沒法說出他的意象。代替解釋，安東·柏夫洛維支開始反覆着許多諧音，抑揚頓挫，手勢點染得非常生動：

『*Vishnevyy Sad*。聽着，這是一個很好的名字。*Vishnevyy Sad*。*Vishnevyy*』

由這，我只知道他在談到一些美麗的、非常可愛的東西。這個名稱的魅力不僅在字眼，而且在安東·柏夫洛維支聲音的抑揚。我小心把這一點暗示給他知道；我的感想困惑了他，勝利的微笑從他臉上消逝，我們也就談不上勁兒了，重復沉入不痛快的岑寂。

在這次會見之後又經過了幾天，或者幾個禮拜……在公演的時候，他跑到化粧室

來看我，帶着勝利的微笑坐到我桌子旁邊來。柴霍夫是喜歡看我們怎樣準備公演的。他如此注意地看我們化粧，以致從他臉部的表情可以推測到顏料塗上臉去成績的好壞。

『聽着，不是 *Vishnevyy*，而是 *Vishnevyy Sad*』他說着又放聲大笑了。

在最初的瞬間，我不懂安東·柏夫洛維支在說些什麼，可是他仍舊繼續吟味着戲曲的名稱，特別注重讀出『*Vishnevyy*』這個字裏的輕音符^é，好像要借牠來哄逗在以前是美麗的但在現在却成爲不需要的，他在自己戲曲裏帶着眼淚去加以破壞的那種東西似的。這一回我纔懂得了那精義：『*Vishnevyy Sad*』——這是事務底的，商業底的，可以有收入的花園。這種花園到現在也還是有用處的。但『*Vishnevyy Sad*』却不能有收入，牠在自身裏面，在自己的欣欣向榮的白色裏面包含着舊貴族生活的詩歌。這樣的花園發展，開花，都爲的是放縱的欲望，爲着嬌養慣了的耽美家的眼睛。不忍消滅牠，但在一國的經濟發展的過程使這成爲可能的時候，却是不可避免的。

這一回，也像從前一樣，在排演『櫻桃園』的時候，得從安東·柏夫洛維支那裏像用一把鐵鉗子似地把有關於他的戲曲的許多感想和意見揪出來。他的回答好像是謎畫一樣，必須使勁把牠們解開，柴霍夫似乎隨時都想逃走，藉以避免舞台監督的糾纏不清。倘若有誰看見安東·柏夫洛維支在排演的時候謙遜地躲縮在後排什麼地方，他決計不會相信這便是戲曲的作者。我們多麼願意讓他坐到舞台監督的桌子跟前來呵，可是誰也不能強迫他。即使坐了下來，他也必定會莞爾而笑。你不會知道他笑的是什麼：或許爲了他成爲舞台監督，坐到重要的議席上來的緣故；或許因爲他根本覺得舞台監督那張桌子是多餘的；或許因爲他在打算怎樣來瞞哄我們，以便隱匿到自己的伏線裏去。

『我只會寫東西，』他那時候說，『我不是舞台監督，我是醫生哪。』

當他在一旁參觀排演的時候，你把他和別的作家對待自己的態度比較一下時，你就會驚奇於大人物的不平常的謙遜，和遠爲不著名的作家的無限自負。舉例說，他們裏

面有一位，根據我的建議，刪削了他的劇本裏許多冗長的虛偽的堆砌的對話，他在聲音裏帶着被凌辱的悲味對我說：

『你們改就是了，可是不要忘記，你們對歷史得負責任。』

相反，當我們不憚於告訴安東·柏夫洛維支我們要削除他整場的戲——在『櫻桃園』第二幕的結尾——時，他就變得陰鬱起來，因我們使他遭受的痛苦而蒼白，可是想了想，抖擻一下，又回答道：

『你們改吧！』

此外，他從來沒有因此而對我們說過一句非難的話。

我不想再寫關於『櫻桃園』上演的話，我們在莫斯科，歐洲和美洲，都曾經演出過。我只記得劇本上演時的一些事實和條件。

成績很慘，演出很不成功。戲太難演了。牠的魅力在於一種難於捉摸的深深隱藏着的芳香。爲要感覺這種魅力，必須切開苞蕾，深入花瓣，可是這自然然而發生的，絕對不

能勉強，否則就會損及柔輦的花朵，花朵也就要凋枯了。

在被記載着的這段時期中，我們內部的技術以及在藝人們的獨特心靈中激起作用的能耐，都和從前一樣，是非常質朴的。對於作品深處的隱祕的發掘，在我們還是非常游移不定的。爲要幫助優伶，喚起他們情緒的記憶，在他們靈魂裏喚起獨創的預見，我們試想給他們造出一種舞台裝置的錯覺，光和聲響的配合。有時候這很有幫助，我慣於濫用光與聽覺的舞台手段。

『聽着！柴霍夫有一回對人家說，不過這是爲了要叫我聽見，『我想寫一本新的劇本，牠將這樣開頭：多好，多靜！聽不見鳥，狗，子規，梟，黃鶯，鐘，馬頸子上的鈴聲，或者一隻蟋蟀。』』

不用說，指桑罵槐，他這些話是針對我而發的。

自從我們排演柴霍夫的戲以來，他的戲的首次上演和他在莫斯科的滯留相一致，

這還是第一次。這使我們想到要給敬愛的詩人舉行祝祭。柴霍夫非常固執，一定要留在家裏，不到戲園子裏去。可是這個誘惑對我們是太大了。我們捨不得把這機會失之交臂。這之際，首次上演便和柴霍夫的命名日（正月十七日，亦即舊曆之三十日）合在一塊兒了。

指定的一天日益逼近了，應該想到舉行祝祭，給安東·柏夫洛維支送禮。多麼難的題目！我走遍了所有的古董店，想在那裏發見點什麼，可是除了繡得很漂亮的博物館裏的一塊織物之外，什麼也沒有。因為找不出更好的東西的緣故，只得把這織物裝飾在花環上，就那麼送給了他。

『至少，』我想到，『應該送他一件藝術品呀。』

可是，安東·柏夫洛維支爲了禮物的貴重，却再三向我道謝。

『聽着，東西是好東西，可是牠應該放在博物館裏。』他在紀念祭結束了之後責備我說。

「那麼請您告訴我，安東·柏夫洛維支，到底應該送些什麼禮物呢？」我問他。

「捕鼠器。」他一邊想，一邊嚴重地回答我。「聽着，耗子是必須撲滅的。」說到這裏，他自己也笑了。「瞧，藝術家珂羅文送給我多好一件禮物！多好！」

「什麼東西？」我急切地問。

「釣竿。」

其餘許多送給柴霍夫的禮物都不能叫他滿意，有些並且因為太平凡了的緣故，竟使他氣得不得了。

「聽着，你不能送給作家一根銀鋼筆或者一隻古董墨水瓶。」

「應該送什麼呢？」

「送灌腸器呀。聽着，我自己是大夫哪。要不然，襪子也好。我太太一點也不照顧我。她是女戲子。我就穿着破襪子走道。親愛的，我說，你聽着，我右腳上一隻大姆指穿了出來了。她回答說：你換穿在左腳上好啦。我可不能那麼辦！」安東·柏夫洛維支說笑着，又哈哈

大笑了。

可是在這次紀念祭上，他却沒有快樂，彷彿他老早就預感到日益迫近的終局似的。第三幕做完之後，他又是消瘦，又是死一樣蒼白着臉，失神地站立在舞台前部，在人家帶着紀念冊和禮物來向他道賀的時候，他鎮不住咳嗽，叫我們看了連心都痛苦地緊縮了起來。觀衆席上有許多人大聲疾呼，叫他坐下來。可是柴霍夫一點不聽，仍舊緊蹙眉頭，站完了整個紀念祭的悠長而冗蔓的儀式，雖然他曾經在自己的作品裏好意地嘲笑過。在這種時刻，他也忍不住不浮出一抹微笑了。有一位文學家把夏耶夫在第一幕裏用以頌讚古舊櫥櫃的一段話當作演講的開頭：

『珍貴而可敬的……（文學家用安東·柏夫洛維支的名字代替了櫥櫃）……我祝福你』等等。

安東·柏夫洛維支矚了飾夏耶夫的我一眼，狡猾的微笑掛上了他的嘴唇。

紀念祭的盛況是空前的，可是牠却留下了痛苦的印象。牠有點兒像大出喪的樣子。

我們心裏都很難過。

成績只能說尚可對付罷了，我們責備自己，從第一次演這齣戲以來，沒有能夠把戲裏面更重要，更絢爛，更有意義的東西表達出來。

安東·柏夫洛維支沒有等得及看見自己最後的頂頂馥郁芬香的劇本之成功！那樣去世了。

從演出成熟了的那時候起，我們一羣裏許多藝人又一次證明了他們是有演劇的天才的，首先得提到O·L·克尼片爾飾主角朗涅夫絲加亞，其次是莫司克文飾葉瑟霍獨夫，卡卻洛夫飾特羅菲莫夫，列昂尼獨夫飾陸伯興，格里布寧飾畢希柴克，阿爾菊飾費爾司，穆拉托娃飾夏洛達。我飾夏耶夫也獲得成功，演到第四幕最後的終局的出走，在排演時還承蒙安東·柏夫洛維支·柴霍夫謬加獎飾呢。

一九零四年的春天來臨了。安東·柏夫洛維支的健康日益惡化起來。在胃部發現

了騷擾的病徵，這暗示說，腸的結核病已經根深蒂固。醫生商量的結果，決定要柴霍夫動身到巴頓威勒去養病。開始拚擋一切，準備出發。我們在內，也就更想時常和安東·柏夫洛維支敘談。可是，健康不再允許他時常接見我們了。縱然如此，他還能夠繼續和病魔搏鬥，生之喜悅還能夠溫暖他的心腔。那時候正在熱心地排演着梅特林克的戲，他非常喜歡看牠。我們留他參觀我們排戲，把舞台裝置的模型拿給他看，把色角講給他聽。他自己則在構想着完全和他以前的傾向不同的一個新戲。實際上，他想像中的題材完全不像所想像的那麼柴霍夫底的，瞧，這裏是兩個好朋友，年紀都很輕，愛上了同一個女子。共同的愛情和嫉妬搬弄出錯綜複雜的相互關係。結果是，他們都跑到北極探險去了。最後一幕的佈景，描寫一隻巨型的船粉碎在極目無疆的冰塊上。戲曲的終場是兩個朋友呆望着滑過冰塊而去的白色的幻影。顯然，這種陰影或精靈是投向了懷念着的那女人的祖國的。

這便是從安東·柏夫洛維支那裏所能夠知道的關於他新計劃的劇本的一切。

在旅外的時期中，據柴霍夫夫人所說，他是非常愉快地享樂着西歐的文化生活。他坐在巴頓威勒寓所的露台上，觀察着寓所對過郵政局裏進行着的工作。人們從各方面跑來，把意見和感情寫在信上帶到這兒，從這兒再把那些意見和感情傳達到全世界。

『這妙極了！』他感歎道……

一九零四年夏，從巴頓威勒傳來安東·柏夫洛維支的噩耗。

“Ich sterbe”——這是死者最後的一句話。他的死是美麗的，靜謐的，莊嚴的。

柴霍夫死了，而在死了之後，他在祖國，在歐美，更爲人們所愛戴。然而，縱然他有極大的名望和普及性，他却仍然爲許多人所不了解，或者過低評價。代替追悼之辭，我再來對

他伸說幾句。

到這時爲止，人們還抱着淺薄的見解，以爲柴霍夫是世相的詩人，灰色人們的詩人，他的戲曲是俄羅斯生活的悲慘的一頁，國家的靈魂生長的證言。崩解一切計劃的不滿，

消磨一切精力的絕望，讓世世相傳的所謂俄羅斯的煩惱得以達到自由發展的地盤，這些便是他舞台作品的主題。

可是，柴霍夫的這些特徵爲什麼和我對於死者的記述和追憶如此尖銳地對立着呢？縱然我是在他病危的時候認識他的，我所得到的印象却與其說他憂鬱，寧可說他非常茁壯，非常樂觀。柴霍夫重病之身所降臨的地方，你總會找到諧謔，機智，笑聲，甚至惡戲，有誰比他更會搗亂，更會扳着臉孔說笑話呢？有誰比他更劇烈地憎厭着粗鄙，野蠻，涕泣呻吟，流言蜚語，萎靡不振，和一天到晚的喝茶呢？有誰比他更懇切地期望着到處流露着的生活和文化呢？一切有益的新計劃——諸如舉辦學術機關，設計建立新的劇院，圖書館，博物館之類——對於他都是一些千載難逢的盛事。連得普通生活的交替和整頓也足夠叫他高興，叫他興奮的。譬如說，我有一次告訴他，莫斯科紅門那裏有一幢破舊不堪的一層樓房子被拆除了，代牠而建立起來的是一所巨大的漂亮的新屋。他聽見了非常高興，那種稚氣的微笑，我到現在還記得，關於這件事，過了好久，安東·柏夫洛維支還與

高采烈地講給一切訪問他的人聽：他是這樣虔誠地探尋不僅是精神上的，而且也是外在的，未來俄羅斯的或者一般類人的文化的標誌呵。

在他劇本裏也是如此：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暮氣沉沉之中燃燒着蓬勃的幻想之光，預言着生活過了二百、三百或者一千年所要帶來的東西，爲了這個，我們大家在現在應該奮鬥；預言着托牠們的福，人們纔能夠在天空中飛翔的種種新的發明；預言着第六感官的開發。

你們注意到，在上演柴霍夫戲曲的時候，有一種如此響亮，如此愉快，我們在別人的戲裏聽不到的笑聲，在觀衆席上擴展着嗎？只要有柴霍夫的通俗笑劇（Vandeville），人們就會笑得像聽雙簧小熟昏一樣地厲害。

那麼他的信扎呢？——當我讀着牠們的時候，我心裏並不起一種傷感的念頭。可是在每封信的字裏行間，像在夜空中靈活地映着眼的星星一樣，不時有聰敏的警句，滑稽的比擬，非常可笑的特徵在閃耀着。甚至說了許多痴愚的話，說笑話，開玩笑，都是常有的。

事，但這些却是發揚，並不是消滅最初活在小柴霍夫心裏，後來又活在病入膏肓的疲憊不堪的老柴霍夫心頭的那種愉快和幽默的心情。

如其讓一個健康的人感到勇敢而愉快，那是自然的，常態的。但假使這個人患着病，自己知道離死期不遠（柴霍夫自己是大夫），像囚犯似地被拘囚在他所憎厭的地方，從親人和朋友身邊離開得遠遠的，前面看不見一線的光明，縱然如此，他還能夠笑，帶着明朗的幻想活下來，相信未來，鞠躬盡瘁地給未來的一代人留下一筆豐富的文化遺產——這種生之喜悅，這種執拗的生活力，大概誰都不會否認，是驚人的，特殊的，遠出乎常態之外的。

我更不明白，柴霍夫爲什麼會被認爲陳腐老朽，不適於生存在我們的時代，不能夠了解革命及其一手締造的新生活？

以爲柴霍夫所處的時代，就其氣氛說來，是離開被革命的一代人叛造出來的新時代頗爲遠遠的，這種說法可笑得很。根據這批傢伙的說法，則在許多點上，二者甚至是互

相矛盾的。今日革命的俄羅斯在破壞舊生活秩序，創造新社會基礎的奮鬥過程中鍛鍊出自動性和潑辣的生氣，牠不接受，甚至不理解八十年代的迂緩惰性，連同悲觀的觀望派的苦惱。

當時在窒息的沉滯的空氣之中，沒有發動革命的餘地。只有在地下室的什麼地方，人們準備着，貯積着力量，以便發出致命的打擊。前進人們的工作僅僅是造出一般的氣氛，鼓吹新思想，說明着舊生活之破產，如是而已。而柴霍夫正是和執行這種準備工作的人們聯結在一起的。他善於描寫難堪的沉滯的氛圍，訕笑由是而生的生活之平凡，這一點是很少有人能夠做到的。

時光流過去。永遠向前進的柴霍夫可不能停留在老地方。相反，他和生活以及時代一同進化。

氛圍氣越凝縮，革命越逼近，他的態度便也越轉得堅定。有人以為他像他所描寫的許多人一樣，無意志，而又不堅定，這是錯誤的估計。我已經說過，他顯示給我們看他的確

信，剛毅不屈和堅強，已不止一次。

『可怕得很！可是，不這麼不行。讓日本鬼子把我們攆出去吧。』當在俄國聞得到火藥氣味的時候，柴霍夫激動，但是沉毅而堅信地對我這麼說。

在前世紀末和本世紀開頭的藝術文學的領域中，他是感覺到革命之不可避免的第一人，那時候革命還只在胚胎階段，社會人士還在度着消費糜爛的生活。他第一個敲響了警鐘。除他之外，還有誰敢動手去砍伐那美麗的盛開着鮮花的櫻桃園，感覺到牠的時代已經完結，舊生活已經無可挽回地宣告了破滅？

很久以前便預感到現在完成着的許多東西的人，是敢於踏上牠們所昭示的前途的。

可是，也許柴霍夫書翰及作品的手法，在現代人看來，是太溫和了些吧？在舞台上用以描寫前進革命家的一般所公認的手法，要求有戲劇底的強烈的氣派，辛辣的暴露，以及嚴格的處理。這些，實際上，在柴霍夫的作品中的確是找不出的。可是從作品所給予的

影響說來，柴霍夫的筆力並不比較遜色，比較軟弱。

柴霍夫在號召人家起來創立新生活的時候，時常應用所謂『反說』的手法。他說：這是一個好人，另外一個，第三個，以至於其餘許多人，天性都並不壞；他們的生活也都挺好的，缺點很少，很可笑。可是總括起來說，這一切都是枯燥，乏味，沉悶，暮氣沉沉的。怎麼辦呢？那就應該集中力量去改變一切，開始建設一個不同的新生活。

對於有些在柴霍夫的作品裏面不感覺，不理解這一點的人我很抱反感，我覺得他們未免太單純了，太缺乏深入藝術作品的骨髓的那種感覺和想像力了。這是對藝術抱着機械的庸俗的見地之後自然的歸結，這能夠從藝術那裏剝奪牠主要的力量。

而我們，舞台的藝人，却時常用這種庸俗的觀點去接近這位詩人的作品，沒有能夠把裏面重要的精粹充分表達出來。

柴霍夫幻想舞台上的演出應該是浮雕底的。劇本的主旨（Light-motiv）必須隨時突現在眼前。可是，遺憾得很，柴霍夫的幻想比他戲曲裏所描寫的外在生活和世相的

一面更難於搬演到舞台上來。這便是戲曲的主題所以時常會消踪滅迹，而小關節却過分被強調的緣故。這種主題的混亂，不僅是舞台監督的罪過，而且也是由於優伶不能澈底了解劇本所致。舉例說，飾伊房諾夫的人時常會把他演成一個極度神經衰弱的患者，所以無論演得怎麼好，充其量，只能引起觀衆對於病人的憐憫罷了。然而，柴霍夫是把他當作一個強有力的人，一個社會生活的戰士來描寫的。伊房諾夫忍不住了，到底參加了力不相應的對俄國現實狀況的鬥爭。戲曲的悲劇不在於牠的主人公身罹重病，而在於生活條件艱難困苦，不能忍耐，須要加以澈底的改革。讓持有巨大的內心潛力的優伶來演這個角色吧，——你就不會懂得柴霍夫，或者說得更精確些，不會像他應該是的那樣去懂得他。試把夏略賓的豪放賦與「櫻桃園」裏的陸伯興，把葉爾莫洛娃亞的氣質賦與年輕的安娜，再讓前者使勁去砍倒衰老的廢物，而年輕的姑娘則和彼得·特羅菲莫夫一同預感到新時代的來臨，向全世界喊道：「新生活萬歲！」——你就會明白，「櫻桃園」對於我們是一齣活的，接近的，同時代的戲，柴霍夫在戲裏面的聲音是嘹

亮的，熾烈的，因為他不往後頭看，只知道朝前望的緣故。

在多才多藝的柴霍夫，也如在一般劇作家的場合一樣，還有直接和舞台、和我們藝人密切相關的一面——這便是戲劇的基本原理，他對於我們藝術的任務，及其本質與技巧的理解。在我們這個專門的藝術範圍裏，除了一般的傾向以及社會政治的課題之外——詩人寫什麼，藝人表演什麼，倒並不重要，重要的倒是要問，他們怎樣表達這個。我們，導演及演技的專門家，須要從他這戲劇底的，導演的與演技的一面來研究他。

這一點做到了沒有？優伶裏面有誰曾經研究過柴霍夫劇作的技術部分，連同牠的新的手法，導演的可能性，特殊的，在柴霍夫之前為人們所不知道的，須要有優伶的心理和自覺為基礎的舞台性？我們裏面有誰曾經深深地研究過特萊普列夫？關於新藝術的獨白？有沒有優伶把這奉為行動的圭臬？當然，他們在口頭上啃是啃得出來的，啃得像神父的禱詞一般爛熟，但他們能夠懂得那隱藏在言辭下面的內在的思想嗎？

摩利斯·梅特林克對我說過：

「優伶很少有對於自己的藝術，其技術，其哲學，以及演技的成熟與錘鍊感到興趣的，這實在是很可怪的事。」

藝人裏面有些自視過高，抱有優越感的人，居然認為柴霍夫是老朽不堪的作家，其實他們連這一點也還夠不上。他們在我們藝術的領域裏是遠為落後的，他們什麼也不懂，僅僅爲了偷懶的緣故，倨傲，蔑視，輕輕地擦過了柴霍夫的身傍。可是，不走過我們藝術的全部階梯，是不能夠在其自然的有機的發展過程上踏出更遠的一步的。

在莎士比亞，莫利哀，路特微希·李珂本，偉大的錫列德爾，普式庚，戈果里，錫且普庚，格里鮑耶陀夫，奧司特羅夫斯基，屠格涅夫所奠定的戲劇大道上，柴霍夫也給豎起了一塊道程標。研究柴霍夫，堅守着他的陣地，我們將看見摸索着無窮之路的新的階段，和我們一道通過牠，給未來的從事藝術活動的一代人開闢新紀元的一個新的導師。從這裏，從被征服了的新的堡壘出發，一個遼闊的地平線將要展開在未來的戲劇運動前面。

像柴霍夫似地開闢着新紀元的人們的作品，長過了一代的人，不是一代的人長過了牠們，被藝術家們處理着的活生生的題材，喪失了現代的尖銳性，倒反使缺乏歷史透視能力的人迷失了路途。可是真正的藝術作品決不會因這而滅亡，而喪失了牠的詩的價值。讓柴霍夫的什麼——不但限於這部作品，在別的許多作品裏亦然——老去，在革命後的時期中成爲不能容受的吧，可是，柴霍夫的怎樣，在我們的劇院裏却還不會開始真正地活下來。

所以，柴霍夫的一章還沒有完，牠還沒有像理所應當那樣地被讀完，在其本質上被把握住，却被過早地翻過去了。

讓我們重新來研究牠，一口氣讀到底吧。

● 正確的羅馬字拼法是 Zdravstvuyte，即『您好啊之』意。

● 俄俗凡遇齋戒期，各大戲園輒停演以示宗教的虔信，而小戲園則趁此機會，把大戲園裏因停演而得

空的優伶請來，粉墨登場，隨便串演，此之謂「雜伴兒戲」。

- ③ 意指獨幕劇『紀念祭』（作於一九零一年）
- ④ Badenweiler, 德國之療養勝地。
- ⑤ 德語：『我要死了。』
- ⑥ 柴霍夫戲劇『伊房諾夫』中的主人公。
- ⑦ 著名的低音歌手。
- ⑧ 帝俄時代著名的女伶。
- ⑨ 『海鷗』一劇中的人物。
- ⑩ Ludwig Rikobon, 意大利戲劇家。
- ⑪ Schreder, 奧國戲劇家兼作曲家。
- ⑫ Shchepkin, 帝俄時代著名的戲劇大師。

